

# 沙頭角與長洲的距離(重修版)

作者: 龍叔

Powered by [紙言](#)

喺呢個聖誕節嘅夜晚，我終於唔再係喺屋企同三上悠亞過，因為我約咗個女仔去一間喺旺角嘅Coffee Shop。

我大概四點就已經嚟到旺角鳩行，但係我哋約嘅時間係七點。

除咗係因為我放假，仲有就係我好驚遲到，因為我由沙頭角嚟到呢到坐底都要個半鐘。

咁當然最大嘅原因肯定係緊張，因為我決定咗要喺今日同佢表白。

我同佢嘅相識係喺一個酒局裡面，但係我同佢都唔係外向嘅人。

嗰陣我好似成個自閉症患者咗坐咗喺角落頭，而佢都係。

佢見我同佢一樣坐埋喺一二邊，冇Join埋一齊玩，就行過嚟坐咗喺我側邊。

佢生得好矮，大概米五左右，加埋佢身上件白色恤衫同啡色短裙仲有Dr.Martens嘅黑色皮鞋，睇落去成個中學生咁，但係佢牙又白，嘴唇又紅潤飽滿，白淨嘅面上面生咗兩條細長嘅眉，對眼炯炯有神，個鼻直不用咁，仲留埋得意嘅短頭髮，呢啲女神級別嘅女唔好話搞到我沉船，搞到成個香港嘅男人沉船，再送曬啲錢比佢都係預算之內嘅事。

「做咩唔一齊玩啊？」佢問我。

「唔好啦。」我苦笑：「我唔係咁鍾意呢啲Party嘅場合。」

「咁你又嚟。」佢串我。

「冇啊，老死叫我嚟，我有理由唔比面啫。」我嘆咗啞氣：「只不過佢而家都攞住成班女，都唔知叫我嚟做咩。」

「咁又係慘啲嘅。」佢暗笑。

「咁你呢？做咩嚟咗嘅？」

「同你一樣。」

「同道中人。」我伸出右手：「光武，小姓何。」

佢都伸出右手，同我握咗握手：「悅晴，小姓李。」

可能係因為佢嗰日嘅傾計對象得我一個，都有可能係因為我沉撻曬船，我哋基本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傾過曬。

「你都幽默啲啊武。」佢讚我。

「ER...還好啦。」我答得有啲謙虛。

其實我嗰下呆咗，因為我身邊啲Friend全部都覺得我囂鳩，從來冇人話過我幽默，而佢係第一個。

## 二.

感覺佢好似對我有啲意思，但都只係感覺。

我唔Sure佢係咪對我有意思，因為我係一個A0毒撻。

不過我可以Sure嘅係...

我對佢有啲意思。

不止係因為佢靚女，而係因為第一次有女仔同我傾咁耐計。

我哋兩個講到冇嘢好講，酒局都嚟到尾聲。

「散場喇。」酒局嘅主持人宣佈。

「我走先啦。」她企咗起身：「有緣再見啦。」

講完，佢就向住門口行過去。

有緣再見？可唔可以唔好有緣再見？

「喂！」我嗌佢。

我鼓起勇氣，嗌停咗佢。

她停低轉身，我即刻衝咗上去。

「做咩啊？」佢問我。

「可唔可以...」我吸咗啖氣：「加個IG？」

今次係我第一次問人擺IG，希望拎到啦。

如果失敗嘅話我都冇咩，當擺個經驗囉。

佢猶豫咗一陣，我都知呢單嘢炒曬車，默默咁轉身。

喺我心灰意冷嘅時候，佢把聲叫咗我返去。

「可以啊。」佢拎咗部電話出嚟：「直接Scan QR code啦。」

我開心到好似中咗六合彩，差啲直接攞咗埋去，好彩我嘅理智將我拉咗返現實。

我拎部電話出嚟Scan咗QR code，佢都即刻Accept咗我。

「走先喇，再傾啦。」佢同我揮手Say goodbye。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

我嚟到門邊，偷睇企喺出面等嘅佢，直到佢入，我先擰轉頭搵我個Friend。

點知佢哋一早就圍曬喺我後面，笑淫淫咁望住我。

「師兄沉曬啦喎。」啊偉奸笑。

「邊有。」我唔夠膽望住佢：「我走先喇，眼瞓啊。」

講完，我就一枝箭咁衝咗出去，仲差啲仆街。

我嚟到巴士站，好快就等到返屋企嘅通宵車。

成架車一個人都冇，但我都係嚟到上層嘅最後排，靠住左邊個車窗坐低。

呢個係我嘅習慣，都係我嘅喜好，只係講唔出原因。

電話響，係佢。

「Nice To meet you，返到去講聲啦，見你有啲劫。」佢喺IG DM我。

雖然只係簡單一句，但係我架鐵達尼號已經又沉多咗少少。

我夠膽講，我從來未試過沉到咁，雖然我好似從來冇溝過人，更加冇比人溝過。

### 三.

嗰日之後，我返工嗰陣成日都冒住生命同比人屌嘅危險將啲超正嘅風景影低Send比佢。

有來，咁就梗係有回架啦。

佢都有同我分享日常，其中包括一啲奇怪客嘅搞笑嘢，周不時仲會Send啲自拍過嚟，雖然冇露啲咩出嚟，但係都搞到我有啲心郁郁。

唔記得講，我係個砌吊船嘅師傅，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喺啲好高嘅地方，所以先會影到咁多正嘅風景，而佢就係一個賣手工藝品鋪頭嘅老細，所以先會有咁多奇怪客嘅搞笑嘢。

既然佢係一個賣手工藝品鋪頭嘅老細，佢自己肯定都有整啲手工藝品。

講到呢到，我點都要呻下。

佢之前Send過幾張相比我，裡面啲啲手工藝品應該就係佢整嘅，但係我完全冇印象嗰舊嘢係咩嚟。

點解？你想比我睇嗰舊嘢，就好好地影住佢啦。

佢呢條友唔係將自己個樣影埋入去，就係將自己嗰兩舊嘢影埋入去。

你咁搞法...我真係唔知睇邊樣嘢好。

不過點都好啦，我最後揀咗睇佢同佢嗰兩舊嘢。

畢竟我唔太識欣賞藝術，欣賞佢同佢嗰兩舊嘢應該會識多啲。

...

..

.

時間越接近七點，我就越覺得自己就嚟心臟病發。

個心跳會唔會太快，我直到可以聽到自己嘅心跳聲，誇張啲嚟講可以話係我嘅心跳好似打樁機咁隊緊我耳膜。

我坐喺個位到郁都唔郁，喺一個完全靜止嘅狀態，心跳到底可以有幾快？

我望住望手上面隻Apple Watch，差啲嚇到暈低。

我嘅心跳喺一個完全靜止嘅狀態，嚟到十百五十。

如果我依家再跑多幾步，Apple Watch應該就會自動報警。

可能係因為缺水？

## 四.

我開始不停咁飲水，水壺啲水飲曬就叫人嚟加，加到個店員開始睇住我先停低。

但係即使我已經飲咗咁多水，我嘅心跳都係冇降返落嚟。

這個就係心動嘅感覺？幾恐怖，但係又幾幸福。

時間嚟到六點踏十，但係我仲未見到佢。

佢係咪要放我飛機？我係咪比佢拒絕咗？我係咪未戀先失？

我開始心急，整下個頭又整下隻耳。

明明出門口之前已經落咗Gel，但係我硬係覺得自己個頭好亂，係咁用手撥嚟撥去。

六點五十八分。

「叮！」電話響。

我開Mon睇咗睇，係佢Send Message過嚟。

「我到附近喇。」

佢伸連住張自拍Send比我，搞到我心跳又快咗。

我放鬆返少少，因為確定咗佢冇放我飛機，但係我對手就開始急起嚟。

我一手開電話相機反轉，一手執頭同整衫領，務求以最好嘅狀態見佢。

「叮噹！」門鐘響。

有人入咗嚟，係咪佢？

我下意識停低手上嘅動作，收埋電話同埋坐直條腰。

我望過去門口嗰邊，佢企喺門口到周圍望，應該係搵緊我。

今日佢扎咗個高馬尾，仲喺兩邊留咗令佢睇落後生啲嘅八字陰。

佢原本就已經似中學生，而家再加埋個令佢睇落再後生啲八字陰真係同小學生冇咩分別。

而我都覺得佢...

越嚟越靚女。



我嘅意思係佢好靚女，唔係啲小學生好靚女，唔好誤會㗎。

她著嘅衫同上次差唔多，都係嗰對Dr.Martens嘅黑色皮鞋、白色恤衫，不過今日條裙就黑色嘅。

我舉手掬咗掬，而佢都好快就見到我，嚟到我對面坐低。

當佢嚟到我面前，我先見到佢個頭有啲亂，但係咁樣都冇損佢個靚樣，甚至為佢呢個原本已經拎咗一百分嘅樣加多咗份凌亂美同清純甜美嘅氣息。

## 五.

佢用手輕輕咁執返好啲頭髮，每一個動作都好優雅。

呢個動作就同扎辮一樣咁引人吸，我都睇到有啲上癮，仲有啲呆呆地。

「喂！」佢拍咗拍我膊頭。

呢一下身體接觸嚟得好突然，搞到我心跳又升上去。

「做咩啊？」我扯返個靈魂返嚟。

同一時間，我隻Apple Watch開始響警報聲。

我望過去，見到上面係打電話個畫面，而打緊嘅電話就係急Call救護車嘅熱線。

大鑊，我心跳快到佢自動求救。

我急手Cut線，然後成隻Apple Watch除咗佢，塞落褲袋。

「Sorry啊，我隻錶神神地。」我用一個尷尬而不失禮貌嘅笑容對住佢。

「係咩？啱啱見到你個心跳高得好誇張啲。」佢遮住嘴偷笑。

「係咩？可能係隻錶壞壞地啫。」我怕醜咁搵咗搵後尾枕。

「Sorry啊，啱啱先收鋪過嚟。」

「我要Say Sorry先真，要你特登唔開鋪過嚟。」

「唔緊要啦，今日星期六係應該要休息下嘅。」

「你到咗好耐嚟？」佢問我。

「唔係啊，我都係啱啱到咋嘛。」我喺隔離拎咗兩張餐牌：「叫嘢食先啦。」

餐牌上面全部都係我睇唔明嘅雞腸，但係我又唔想問佢咁柒，唯有啖一千零二個有圖嘅Latte同抹茶蛋糕。

我岳高頭望住佢喺到睇緊餐牌嘅佢，佢耷低頭認真睇餐牌個樣真係正到唔吸唔得，無意中嘅撥頭髮更加係搞到我越嚟越沉。

過咗無耐佢就岳高頭，我就怕醜咁擰轉面，深呼吸咗好幾次先做好心理準備，擰返過去。

「我啖得啦。」佢同我講。

我扒咗扒頭，然後掏咗掏手，好快就有個侍應過咗嚟。

嗌完嘢食之後，我哋兩個都冇嘢講。

## 六.

佢認真咁睇電話到打字，應該係覆緊客，而我就認真咁望住佢認真咁做嘢個樣。

估唔到，唔止認真做嘢嘅男人最型，原來認真做嘢嘅女人都係最靚架。

唔知過咗幾耐，我哋啲嘢食終於到。

佢嗌嘅係朱古力蛋糕同熱嘅Cappuccino，裝住朱古力蛋糕嗰隻碟落咗大量嘅朱古力粉嚟做裝飾，仲用朱古力醬圍住個蛋糕脚咗一圈，而Cappuccino上面就有個玫瑰花圖案嘅拉花。

「啊武，幫我影相得唔得啊？」佢將部電話遞比我。

我接咗佢部電話：「可以啊。」

梗係得，係你叫嘅咪得囉。

但問題係...

我都唔識影相。

但係都洗濕咗個頭，唯有頂硬上。

佢托住碟朱古力蛋糕，笑笑口咁。

我論論盡盡咁睇到校角度，搞咗一陣先掙制影，但係我嗰隻鬼死咁肥嘅手指掙制影嘅同時將個Focus掙咗去第二到。

因為個Focus去咗第二到，佢個樣影到好矇，淨係睇到個輪廓，睇唔清五觀。

我望住呢張失敗到極致嘅相，諗緊要唔要重新影過。

睇我諗緊嗰陣，佢擺低咗碟朱古力蛋糕，一嘢搶咗部電話返去。

「做咩睇住張相呆曬啊？」佢睇咗睇啱啱影嗰張相。

「Sorry啊...」我諗住講落去，但係比佢打斷咗。

「做咩Sorry啊？幾靚啊！」佢掙咗幾嘢：「Po咗IG啦！」

佢呢個反應係我意料之外，我都唔知比咩反應佢好，唯有羞澀咁笑咗幾下。

我電話響，係佢嘅IG Story Tag咗我。

「咁我哋食嘢啦！」我舉起刀叉。

「要食快啲喇，一間踏半要去睇戲。」佢都舉起杯咖啡。

「係嗰，差啲唔記得添。」

係嗰，差啲就唔記得咗今日約佢嚟Coffee Shop打卡之餘，仲約咗佢去睇戲。

因為我平時要趕開工，所以食飯好快，大概十分鐘就可以清曬一個飯盒，而家區區一舊抹茶蛋糕同一杯Latte，三扒兩撥就已經比我搞掂囉。

早過佢食曬嘅我岳高頭望住佢，而佢岳高頭嗰陣就發現咗我望緊佢。

## 七.

「你望咩啊？」佢問我。

我就好似小朋友做錯嘢比人即場捉到咁，棟喺到尷尬咁笑，同一時間喺腦裡面組織咗一個合理嘅藉口。

「我對眼向住前面，而你又坐我前面，咁我咪順其自然咁望住你囉。」我答佢。

「係咩？」

佢擺低刀叉，嘟起嘴笑咗笑，之後就開始左右掏個頭，而我隻眼都不自覺咁跟住佢個頭，個頭都開始左右轉。

呢個情況持續咗一陣，就停咗落嚟。

我哋望住對方，一句嘢都冇講。

「欸」一聲，我哋喺同一時間笑咗出嚟。

「你做咩啊？」佢笑住咁講。

「冇啊，你郁我咪跟住郁囉。」我望咗望錶：「得返十分鐘咋，快啲食啦。」

「吓，咁真係要快啲喇。」

講完，佢就拎返起刀叉，仲加快動作，唔洗好耐就食曬啲嘢，連嘴都抹埋。

「食飽飽喇！」佢擺低刀叉。

明明廿幾歲嘅人喺到講疊字，我應該覺得核突，但係佢把口到講出嚟，我個心竟然又沉多咗。

「我埋單先，你去出面等我啦。」我微笑住講。

「等陣，仲有樣嘢未做。」佢喺裙袋拎咗張紙巾出嚟：「你未抹嘴啊。」

我想接住佢張紙巾，但係佢仲快過我，直接伸咗手埋嚟我嘴邊。

「我幫你啦。」佢溫柔咁講。

我呆咗喺到，而佢就細心咁幫我抹嘴。

抹乾淨之後，佢就將張紙巾摺埋，擺返落裙袋。

「唔該。」我輕輕扒頭，個樣有啲腩腆。

「我出去等你啦。」

講完，佢就咗出去。

我埋完單都行出去，但係就唔見佢。

我一擰轉身，佢就喺轉角位「嘩」一聲咁跳咗出嚟想嚇我，但係我完全冇比佢嚇到，反而比佢搞到笑咗。

佢就同嗰啲喺萬聖節扮鬼扮馬嘅小朋友一樣，可以話係一啲都唔恐怖，用可愛嚟形容會貼切啲。

## 八.

「都唔好玩嘅。」佢翹埋雙手。

「你咁得意，點會嚇到人啊。」我串佢。

「哼！」

講完，佢就直接轉身急急腳咁行去戲院，而我就慢條斯理咁喺後面跟住佢。

佢行得快咁又點？飛係我買嘅，所以拎飛個QR code都喺我部電話到。

同我諗嘅一樣，佢企喺拎飛部機前面咗地，然後擰轉頭望住輕輕鬆鬆嘅我。

「快啲啦死人頭！」

我從容不迫咁嚟到佢身邊，慢慢拎部電話出嚟。

「快啲啦，仲成隻樹懶咁，七點半喇！」佢係咁地。

我睇咗睇錶，真係七點半。

大撚鑊！

我加快動作，匆忙咁拎完飛之後就跟住佢衝入戲院。

好彩正片之前都有唔少廣告，套戲係我哋入去嗰陣先啱啱開始。

呢套係一套喺香港取景嘅港產愛情電影，開場嘅畫面係夜晚嘅屯門街景。

街燈發出淡黃嘅燈光，燈光喺調色之後變得更加柔和。

柔和嘅燈光打落佢塊面到，為佢女神級嘅樣加咗幾分戲劇感，可以話係錦上添花。

唔知係佢有側眼定係第六感感應到我望緊佢，佢面對住個銀幕開聲同我講嘢。

「你睇我定睇戲啊？」佢問我。

「我冇望你啊。」我講得有啲心虛。

講完，我就望返住個銀幕。

講真嘢，比起愛情片，我對愛情動作片有興趣啲。

我有幾次差啲瞓著，但係偷睇佢一眼之後又會精神返。



關於套戲嘅劇情，我完全唔知，但係佢個樣我就睇到夠曬本。

套戲差唔多完，愛情電影必備嘅催淚橋段都喺呢個時候出現，而我都開始隱約聽到微弱嘅啜泣聲。

係咪右邊傳過嚟？如果係嘅話就唔關我事，因為佢坐喺我左邊。

我仔細咁聽咗下，啲聲喺左邊傳過嚟。

係咪佢？

## 九.

我望過去左邊，見到眼淚係佢塊面到向下滑。

我摸咗摸褲袋，淨係摸到一個空嘅紙巾包裝。

碌柒喇！

我加速大腦運轉，思考有冇啲咩可行嘅解決方法。

喺我完全唔知點做好嘅時候，我諗返起啱啱發生嘅一件事...

頭先佢將抹完嘴嘅紙巾摺埋擺咗落褲袋。

我挨過去，諗住伸手拎佢褲袋裡面張紙巾出嚟。

呢個時候套戲裡面經歷千辛萬苦嘅男女主角終於喺隧道裡面攞埋一舊，但係我唔得閒睇。

喺我準備拎張紙巾出嚟嘅時候，佢喺一瞬間將我咁中間嘅扶手拎咗起身，之後就一嘢攞咗埋嚟。

佢係咁用塊面掙我件衫，應該係抹緊眼淚。

事發突然，我完全唔知比咩反應佢好，好似投降咁舉高雙手、○曬嘴咁望住佢。

「放低手啦！」後面啲人鬧我。

我擺低雙手，然後做出咗我呢世人最大膽嘅決定。

我將左手慢慢咁搭落佢膊頭到，然後輕力、溫柔咁摸咗幾下。

見佢冇反抗，我就索性將隻右手都擺埋落佢背脊到，上下來回咁掃佢背脊。

過咗冇耐正片就播完，開始播片尾名單同NG畫面，而戲院嘅燈都開返。

我拍咗拍佢背脊，佢先意識到套戲完咗，坐返直個人。

「Sorry啊，喊到你件衫濕曬。」佢用手掙咗掙眼。

「吓，有咩？」我望咗望自己件衫。

白色嘅衫上面全部都係佢嘅淚漬，但係因為我件衫有返咁上下厚，啲眼淚冇滲透件衫，所以我都有為意。

「原來濕曬。」我一邊搵頭，一邊傻笑：「不過唔緊要啦，因為...」

仆街，講漏口。

「因為咩？」

「冇啊。」我擰轉面。

「快啲講啦，唔講唔比你走架。」佢用手轉返我塊面過去。

既然都講咗，就唔好講一半唔講一半。

我吸咗啖氣：「因為我鍾意你！」

# 十.

講完，我就即刻擰轉面。

呢單嘢真係...

好撻尷啊！

「喂，你表完白就擰轉頭咁冇禮貌啊？」

我慢慢轉返去，但係隻眼個Focus都係擺咗喺第二到。

「Sorry啊，我第一次表白。」

你冇聽錯，呢個係我人生第一次表白。

「估唔到依家都仲有啲咁老套嘅人。」佢笑住咁講。

「咁即係點？」我唔明佢講緊咩。

佢冇答我，一嘢就錫咗落我塊面到，然後將個嘴靠埋我耳仔到。

「我都鍾意你啊。」佢好細聲咁講。

講完，佢就褪咗返去，然後伸隻右手出嚟要我拖住佢。

我猶疑咗一陣，之後就拖住佢隻手，帶住佢離開戲院。

「我自己返去得喇，我嗰到好遠。」佢同我講。

「我送你返去啦。」我拍咗拍心口：「約完女仔出街，點可以唔送埋返屋企？」

「但係你返到去應該好夜架啫。」

呢個時候，我諗到一個好重要但我從來冇問過佢嘅問題。

「你住邊架？」

「你住邊架？」

佢都想問。

「我住沙頭角架。」我答佢。

「我...」佢苦口苦面咁：「住長洲。」

聽到呢個消息，好似好天行雷咁。

咁好彩搵到個咁靚嘅女朋友，點知佢住到鬼打咁遠。

一個喺最北，一個喺最南。

雖然都係喺香港，但係個距離一啲都唔近。

喺香港機場起飛到去到台北桃園機場降落，最多就個半鐘。

而我由沙頭角去長洲，至少都要兩個半鐘。

嚴格嚟講，我哋某程度上都算係Long D。

「我送你返去啦。」我同佢講。

「但係你返到去會好夜架啲。」佢有啲擔心：「你咁樣返到去會唔會好劫？」

「冇事啦，我聽日放假。」我大步咁向住地鐵站行：「快啲行啦，唔等你架喇！」

佢聽到就即刻追咗上嚟，翹住我隻手。

我哋喺旺角站上咗往荃灣方向嘅車，好快就嚟到中環。

我哋原本可以搭小巴或者巴士，但係因為我想見佢耐啲，就拉住佢徒步行過去碼頭。

嚟到碼頭嘅時候喺十點半，我哋上咗要搭耐啲嘅普通船。

# 十一.

上咗船之後，我哋嚟到窗邊嘅兩個位坐低。

啱啱坐低，我就比窗外嘅夜景吸引住。

窗外可以見到對面岸高樓大廈外牆上面七彩繽紛嘅燈飾，係香港引以為傲嘅維多利亞港夜景。

對上一次嚟呢到已經係六、七年前嘅事，即係中六畢業旅行嗰陣。

我對呢兩岸嘅夜景已經冇曬記憶，呢個就係我會比窗外夜景吸引嘅原因。

隻船好快就開始郁，慢慢離開碼頭。

直到咩都睇唔到，我先轉個頭返嚟望住身邊嘅佢。

佢翹埋雙手、粒聲唔出咁坐喺我隔離，木口木面嘅佢好似有啲嘢想講。

「你做咩啊？睇落好似好唔開心咁？」我搭住佢，將佢拉埋嚟：「講嚟聽下啦，唔可以咁快有嘢瞞住我架。」

佢擰咗擰頭，苦笑住咁講：「冇啊，有啲驚Long D啫。」

「有心嘅咪唔係Long D囉，冇心嘅住隔離樓都冇用啦。」我講出我嘅諗法。

拍拖講嘅係心意，心意嘅傳達係冇距離限制。

「咁你有冇心先？」佢認真咁望住我。

「我講你都唔信，但係我可以證明。」我將塊面進一步挨埋佢到。

佢塊面霸曬我嘅視野，我可以清楚見到佢瞳孔裡面嘅我。

「你想做咩啊？」

我冇答佢，深呼吸咗一下，鼓起最大嘅勇氣，然後...

輕輕咁、溫柔咁錫落佢個嘴到。

我玩嘢咁嘆咗啖氣：「初戀比咗你，初吻又比埋你，真係。」

「講到好唔情願咁啱你！」

講完，佢就轉身背住我。

我拍咗拍佢膊頭：「唔好嬲啦。」

佢冇答我，淨係縮左縮膊。

我諗起我個FD喺佢條女嬲嗰陣就會埋個頭落佢條女個肚到扮貓，結果唔洗十秒就氹到條女笑到四萬咁口。

不如...我都試下？

我踏低喺佢前面，然後用頭掙佢個肚。

「你喺到做緊咩？」佢露出同黑人問號一樣嘅表情。

## 十二.

我停咗落嚟，岳高頭望住佢：「氹你囉。」

「你真係。」

講完，佢就用手揪住額頭，應該係唔知辨定笑好。

不過我就冇理佢，繼續掙，因為呢個感覺...

都幾舒服。

唔知掙咗幾耐，佢終於拍咗拍我個頭。

我岳高頭望住佢：「唔辨喇？」

「唔辨喇，死人頭。」佢好似摸狗咁摸咗摸我個頭：「成隻船都望住我哋喇，快啲起身啦。」

「吓，點解嘅？」

佢反咗個白眼：「不雅動作啊死人頭！」

我諗咗諗，好似又係。

我企起身，喺靠窗個位坐返低。

「唔記得咗添。」我傻笑：「咁你信唔信我啊？」

佢冇答我，淨係一嘢錫落我個嘴到。

「你話呢？」佢微笑。

佢個笑容，好甜。

「都忙咗成日，你要唔要馴陣啊？」我問佢。

「好啊。」

講完，佢就將個頭挨落我寬厚嘅膊頭上面。

我將手搭落佢手臂到，輕柔咁、有節奏咁拍。

唔洗好耐，佢就扯曬鼻鼾。

我想睇下佢馴教個樣，但係又唔夠敢有太大動作，驚一郁就會嘈醒佢，唯有用電話自拍。



影完拎嚟一睇，個心即刻融曬。

佢瞓教個樣同動漫角色一樣咁得意，差在冇用鼻水吹泡泡。

...

..

.

船到咗長洲碼頭，但係佢仲未醒。

我用力拍咗佢幾下，佢先醒咗過嚟。

瞓到懵下懵下嘅佢猝咗猝眼：「到喇？」

「係啊，行啦。」我企咗起身。

講完，我就拉咗佢起身。

我哋拖住手漫步，好快就嚟到佢屋企樓下。

「我行先喇，仲要趕船返去。」我同佢掏手Say Goodbye。

佢拉住我衫角：「唔好走住先。」

「做咩啊？」

「我自己住架嘛，你唔記得喇？」

佢喺上次個酒局有同我講過，但係呢單嘢...

唔關我事啫？

「所以呢？」

「上嚟啦，唔好又夜嘛嘛先搭到返去。」

「都...得嘅。」

事情嘅進展有啲快，快到令我懷疑自己係咪中咗桃色騙局。

不過佢講得啱，咁夜先返到屋企都幾劫下。

## 十三.

「咁行啦。」佢拖起我隻手。

我跟住佢，嚟到咗頂樓。

一打開門，面前就係佢超長嘅工作枱，工作枱左邊係一個三層嘅白色鞋櫃，裡面得一對白色跑步鞋同一對Adidas嘅黑色拖鞋，而右邊就係一個同我差唔多高嘅層架，裡面擺咗唔少濕星嘢。

佢換咗拖鞋：「你坐下先啦，我仲要落去整嘢。」

講完，佢就出咗門口，留返我一個喺屋裡面。

我除咗鞋就坐喺佢張工作枱前面，諗住就咁坐喺到等佢返嚟。

但坐咗一陣，我就開始覺得有啲悶，最後都係忍唔住開始參觀佢間屋。

行完冇咩特別嘅廚房、廁所同露台，我就嚟到佢睡房，亦都係呢間屋唯一一間房嘅門口。

講到睡房，呢個永遠都係訪客嘅禁地。

唔單止係因為睡房擺咗好多私隱到淨係可以自己見到嘅嘢，仲有就係女仔比起男仔更加在意睡房比人睇曬。

我企喺門口猶疑咗好耐，最終都係行咗入去。

除咗係因為人類與生俱來嘅好奇心，仲有就係...

我應該唔算係訪客？我係佢條仔啊大佬！

房嘅中間係佢張床，床左邊係佢個衣櫃，而右邊就係佢嘅化妝台。

我坐喺床上面搖咗幾嘢，感覺都幾軟下。

唔好諗多咗，我試張床嘅軟硬程度絕對唔係因為嗰啲嘢。

話曬我今晚要馴呢張床，而家試下佢咩料都好應該啫。

我喺唔同嘅位都試咗幾嘢，試下試下就試到嚟佢張化妝枱隔離。

我坐喺梳妝台前面，化妝台後面有個可以見到內街嘅窗。

頭先入嚟嗰陣冇留意，嚟到化妝台前面先見到枱面淨係得爽膚水同補濕霜。

都執得幾...

等陣，唔對路㗎。

得爽膚水同補濕霜，所以佢一直都冇化妝？

喂...唔撚係啊？

我耷低頭，想開啲櫃桶嚟睇下，但係化妝台下面...

根本就冇櫃桶。

## 十四.

即係話...佢一直冇化妝。

喺我驚訝到O曬嘴嘅時候，我聽到開門嘅聲。

我衝返出廳，喺工作枱前面坐低，然後開咗隻手機Game，扮咩事都冇發生過咁。

道門開咗，佢拎住枝Vodka企喺出面。

「幫我拎住先。」佢將枝Vodka遞比我。

我接咗枝Vodka，然後擺喺工作枱上面。

佢除咗對拖鞋擺喺出面，之後就行咗入嚟。

「做咩無啦啦買Vodka？」我問佢。

「冇啊，想你陪我飲酒咋嘛。」佢行走廚房。

聽到佢咁講，我即刻打曬冷震。

雖然傳說喺地盤做嘢嘅師傅都好飲得，但係我咁啱好就係個例外。

「唔介意啊嘛？」佢拎住兩隻擺咗冰嘅杯行過嚟。

你連冰同杯都幫我準備埋，我可以Say no咩？

我接住隻杯：「就喺到飲？」

「唔喇，坐床飲啦，飲完直接瞓。」佢拎埋枱面枝Vodka，行去睡房。

我睇住佢越行越近睡房，心跳一直加速，勁驚佢發現我入過佢間睡房。

直到佢坐低喺張床到，我先跟咗上去。

佢喺化妝台上面斟好兩杯酒，之後將其中一杯遞咗比我。

我接住杯酒，佢就舉杯要我同佢碰杯。

碰完杯，佢就一啖飲曬，而我就成碌木咁坐咗喺到。

「做咩唔飲啊？」佢問我。

我搖咗搖隻杯：「就咁飲？唔加其他嘢？」

「係啊，做咩啊？」

可能係我太廢，都有可能係佢太勁，齋烈我真係搞唔掂。

「快啲飲啦！係咪男人嚟架死人頭？」佢催我。

竟然比人質疑我性別，呢啖氣我點都哽唔落，但係呢杯齋烈...

我都搞唔掂。

啊...唔撚理喇！

我閉氣，一啖清曬杯酒。

然後，我個喉嚨好似比火燒咁，又熱又痛。

然後，佢拎走我隻杯，又一次斟好咗兩杯酒。

到底呢個係咩文化嘅睡前儀式？俄羅斯啊？

## 十五.

我哋就咁一杯接一杯，直到成枝酒比我哋飲曬。

我開始有啲Wing Wing地，個頭重到成舊鐵咁，一嘢就攤咗上床。

佢拍咗拍我隻腳：「死人頭馴好啲啦！」

講完，佢就郁手將我對腳抬返去床尾，而我都反射動作咁將個頭擺返去枕頭上面。

我伸手R咗陣，好快就R到張被。

我將張被整理一舊咁攞住，因為我方嘢攞住馴就會覺得好恐怖。

唔好睇我大隻又返地盤，我內心其實都仲係好小朋友。

張床軟淋淋咁，真係好舒服，舒服到我唔洗一分鐘就馴著咗。

唔知過咗幾耐，柔和嘅陽光喺化妝台前面個窗到打入嚟，令呢個熄曬燈嘅單位光返少少。

陽光直接打落我對眼到，照醒咗我。

我慢慢擘大眼，眨咗一陣先適應到光咗唔少嘅環境。

我用力攞咗一下，呢舊嘢好似實淨過張被好多。

我查低頭一望，先知我攞緊嘅唔係被，而係佢。

應該係佢喺我馴著之後抽走張被，將自己塞咗入嚟。

佢抬頭望住我，應該係攞得太大力，攞醒咗佢。

「幾點啊？」佢問我。

我拎隻Apple Watch出嚟望咗望：「六點幾囉，做咩？」

「咁早。」佢用頭猝咗猝我心口：「咁早落街好叻架。」

我溫柔咁摸住佢個頭：「咁你想做咩啊？」

佢奸笑咗聲：「你合理眼先。」

「你有似有啲陰謀嗰，唔合。」

同啲AV劇情一樣，把口話唔好，但係身體好誠實。

我唔知佢想做咩，但都係合理咗對眼。

「仲有咩要做啊？」我問佢。

「唔好打側瞓。」佢回應。

我攤平咗個身，但都係估唔到佢想做咩。

過咗一陣，我Feel到下半身突然變得好涼，之後就有啲嘢喺到掂我下面。

## 十六.

呢單嘢好似唔太對路，於是我就將對眼擘大咗少少。

佢跪咗喺我兩隻腳中間，個頭耷落嚟用脷Lum緊我碌嘢。

「你做緊咩啊？」我伸手抬起佢個頭。

「Lum你碌嘢囉。」佢用手彈咗我碌嘢一下：「你唔鍾意咩？」

比人彈賓周嘅我竟然冇抗拒，反而仲不受控咁淫叫，唔通我係M底？

等陣先，呢個唔係重點。

喺佢想耷返落去繼續個陣，我再一次抬返起佢個頭。

「會唔會太快？」我皺眉：「同埋好似...唔係咁好？」

「咩唔係咁好？」佢爬咗上嚟，耳仔貼住我心口：「冇話朝早唔比含撚扑野架啫，呢到仲要係私人地方，唔通想開心下都犯法啊？」

咁佢都冇講錯，從來都冇人講過朝早唔比含撚、扑嘢，就好似我有時太早起身都會喺床上面打返個飛機嚟醒醒神，更何況呢到係佢屋企，做咩都唔關其他人事。

我係咪要比佢說服喇？唔得，我唔可以。

「唔係啊，咁都係太快啫。」我輕輕咁摸住佢個頭：「慢慢嚟啦，咁急做咩啫？」

佢突然坐咗起身，嚴肅咁望住我：「我反而有唔同睇法。」

「願聞其詳。」

「咁我講架喇。」

佢準備開始佢嘅演講，但係就比我打斷咗：「等陣先。」

「做咩？」

「我未著褲，冇啲凍。」我指住比佢除咗落嚟嘅褲。

我望住佢，尷尬而不失禮貌咁笑住。

佢望住我，又望咗望我下半身。

雖然唔知笑點喺邊，但係我哋兩個都「撲」一聲咁笑咗出嚟。



或者，呢個就係兩個人喺埋一齊嘅威力。

平時冇咩特別又唔Fun嘅事，都會因為多咗一個人嘅在在而變得特別又Fun。

我著返好條褲：「你可以開始講啦。」

佢托住下巴：「我覺得拍拖以至到搞嘢，都係講個信字，同時間冇關係。」

講個信字？唔關時間事？

呢個我反而未聽過。

「呢個我有啲興趣。」

佢反白眼：「你有冇興趣都係要聽架啦，你係我條仔嚟架嘛。」

好，駁唔到。

「咁你講啦，但我讀書少，唔知聽唔聽得明。」

## 十七.

我好似啲啲開始返學嘅小朋友咁，用期待嘅眼神望住佢。

「知唔知咩係閃婚？」

呢個係近年出現嘅詞語，指緊嘅係情侶拍拖冇耐，甚至識咗冇耐就就結婚。

「我知啊，做咩？」

「你知唔知點解閃婚人士嘅離婚率特別高？」

呢個係一個簡單嘅問題，我諗連啲Form 1仔都識答。

「都冇拍過拖，甚至有啲先啲啲識，根本就唔了解大家。」

「無錯，但同一時間都有人閃婚就一世，點解？」

愛情呢家嘢，純粹就係一堆巧合砌埋一齊啫。

「喺啲時候搵啲人又有緣份，咁咪一世囉。」

佢皺眉：「我唔係咁諗。」

我都幾想聽下佢與別不同嘅諗法，因為除咗我啲啲講嘅，我都冇其他諗法。

「其實愛情根本就係一場信任遊戲。」

呢個係咩諗法？呢單嘢聽落去好悲觀。

「雖然而家好多騙子啫，都唔洗咁悲觀啫。」

「講真，人冇時連自己嘅諗法都觸摸唔透，更何況講出嚟。」

呢個我認同，有陣時我真係唔知自己喺到諗緊咩，要我將自己嘅諗法講出嚟更加係天方夜譚。

「咁但係都唔洗摸到透曬先一起或者結婚架，因為人總有嘢唔想比人知架，好似我鍾意睇三上咁。」

等陣先，我好似講漏口。

「你個死人頭啊，講緊認真嘢你同我講AV女優！」佢用力彈咗我額頭一嘢。

佢彈得好大力，個額頭比佢彈到紅左一撻，差啲就腦震盪。

不過痛嘅同時都幾舒服，差啲就發出奇怪嘅叫聲，好彩我嚟得切用力合理個嘴。

「痛啊！」我揪住額頭，扁曬嘴：「對唔住囉，洗唔洗咁大力啊？」

我呵咗呵我額頭，摸咗摸我個頭，攞咗攞我：「冇事冇事，呵返呵返。」

廿幾歲人，仲想當我小朋友咁氹？

梗係得啦，我仲好鍾意添！

## 十八.

我用頭掙咗掙佢：「好啦，算你啦。」

「咁我可以繼續講未啊？」

我冇應佢，淨係扒咗扒頭。

「既然你都識講，你連自己都摸唔透、唔識表達出嚟或者唔想表達出嚟，更何況人咗？」

她望住我，好似喺到等緊我比反應佢，但係我完全唔知講咩好，唯有尷尬咁笑住扒咗扒頭。

「仲有人類喺某程度上係好恐怖。」佢嘆咗啖氣：「好撻恐怖。」

「係咩？我冇咩感覺。」

可能係因為我同地盤嘅同事都好熟，甚至啲大粒過我嘅都會叫埋我哋一齊去玩，唔覺得佢哋會有咩不軌企圖。

「除咗反射動作，所有動作同說話都可以係假。」佢繼續講：「而最恐怖嘅係，人類唔止可以呃人，仲可以呃埋自己。」

呢個我同意，上次我返工弄親，係都要扮曬型咁話唔痛，結果講下講下就真係唔覺痛，但係手臂上面整親嗰個位瘀到發曬紫。

「咁同你所講嘅講個信字有咩關係？」

我諗呢個先係重點。

「當一切都可以係假嘅時候，咁一切都唔再重要，只係睇你信唔信啫。」

「信又點？唔信又點？」

「信嘅人點都會信，唔信嘅人就算知道真相唔係佢諗咁樣，佢都係唔信，然後再另尋機會試探佢，直到搵到對方痛腳為止。」

「因為事實同佢諗嘅唔同，而佢唔想自己係錯。」

「人從來都唔想自己係錯，所以會一直去搵嘢證明自己係啱，就算搵到嗰樣嘢冇冇根據、合唔合理都好。」

我諗我大概明佢想講咩，但係突然嚟個咁長嘅演講係為咗啲咩？

「咁你講咁耐，除咗想講經，仲有咩想表達？」我問佢。

佢冇講嘢，淨係望住我，露出不懷好意嘅笑容。

佢唔係諗住...

喺我估到佢想做咩嘅同時，一切都已經嚟得太遲。

佢坐喺我身上面，個身彎落嚟，將我雙手擡喺床上面：「我想講嘅係，我信你囉。」

## 十九.

平時可以擔起十幾KG嘅手臂，而家竟然變到軟癩癩咁。

原因得一個，就係我唔想反抗。

「真係架？」我唔知點解覺得有啲感動。

「梗係啦。」佢蜻蜓點水咁點咗下我個嘴。

「但係...我唔識架喎。」我嘆咗啖氣：「我都冇做過。」

「我有話要你郁咩？」佢奸笑：「你等我一陣。」

我有啲疑惑，但都係聽曬佢話，好乖咁攤喺床上面等佢。

佢喺衣櫃到拎咗盒Condom出嚟掙上床，之後就騎返上我到。

佢彎低腰錫落我到，跟住就將條脷慢慢咁伸入我個口入面。

我有啲錯愕，對眼睇到牛龜咁大，唔知要點做嚟配合佢。

佢收返條脷：「Close your eyes and feel it。」

講完，佢再一次將條脷伸入嚟。

我合埋雙眼，觸覺同味覺即刻敏銳咗好多。

佢個嘴唇好軟熟，仲帶住少女微微嘅甜味，好似棉花糖咁。

我可以感受到佢條脷喺我上顎由內到外咁來回遊走，甜甜地嘅口水滴落我條脷到，好似食緊糖水咁...

我專屬嘅糖水。

唔知點解，我條脷開始不自覺咁追住佢條脷。

由輕輕咁掂，去到齧埋一齊，最後喺我個口裡面纏綿。

佢條脷時出時入，而我就一直跟住佢，好似跳緊華爾滋咁，纏綿嘅脷喺兩個人嘅口到來回遊蕩，口水都隨住條脷喺我哋之間交換。

然後，佢推開咗我。

打車輪打到一半比人推開嘅我燥到仆街，準備爆氣，但係佢就好淡定咁望住我，仲指住我頭頂。

「做咩啊？」我唔明佢指住我頭頂做咩。

「你顎高頭望下先。」佢奸笑。

我顎高頭一望，先發現自己雙手比手銬銬住左。

我諗住扯爆佢中間個連接位，但無論我點用力，都係一啲用都冇。

呢個手銬個Quality咁好嘅？

「你想做咩啊？」我嚇到面都青埋。

唔通佢係連環殺手？

唔通呢一切都係佢裝嘅彈弓？

唔通我今日就要死喺呢到？

諗到呢到，我忍唔住流咗兩滴馬尿。

## 二十.

見到我咁，佢就急手急腳咁拎條鎖匙出嚟幫我解咗個手銬佢。

手銬一開，我就即刻扯返對手出嚟。

佢攬住我：「做咩喊啊？」

「你無啦啦銬住我，嚇死人咩！」我用力咁攬住佢。

「哎唷唷，諗住玩下你啫，冇事喇冇事喇。」佢一手摸頭，一手掃背。

「你下次講聲先啊嘛，差啲比你嚇撻死！」我鬧佢。

「對唔住囉。」佢扁嘴，好委屈咁望住我：「做咩咁惡啎。」

諗返轉頭，我頭先好似真係太惡。

我摸咗摸佢個頭，放輕聲講：「對唔住呂，頭先語氣重咗，你唔好嬬嬬我啦。」

佢轉身背住我：「我唔理啊，我唔原諒你啊，除非...」

「除非咩？」我打斷佢。

「你伸對手出嚟啊。」

我知唔對路，猶疑咗一陣，但都係伸咗對手出嚟，因為我都諗唔到第二個方法氹佢。

「伸咗出嚟啦。」我用手指篤咗篤佢。

佢轉身，表情都由委屈變成同強姦犯一樣嘅淫笑。

女人。

「咁你唔好郁喇啎。」佢趴落嚟拎起床頭個手銬：「今次銬唔銬得啊？」

我扒咗扒頭：「好啦。」

但事實係...

我可以嗌唔好咩？

我對手再一次比佢銬住，呢單嘢應該就咁完啦下嘛？

「合理眼馴低。」佢命令我。



我有話語權，所以都有做無謂嘅掙扎，直接合理眼瞓低。

我Feel到佢趴低貼住我，過咗有耐就有啲輕輕咁扣住我條頸。

到底佢又搞緊啲咩？

「你可以開眼喇。」佢貼住我耳仔用氣聲講。

我就好似受咗啲咩刺激咁，成個人抽搐咗一下。

我擘大眼，見到佢騎住我，仲拎住條好似狗帶咁嘅嘢。

佢拎住其中一邊，而另一邊...

我摸咗摸條頸，上面有一圈好似皮帶咁嘅嘢，而喉核上面就有個扣。

冇錯，我條頸上面有個頸圈。

「又搞...」

我未嚟得切問，就比佢扯咗上去。

## 二十一.

佢一手鏈住我條頸，我Feel到好強嘅窒息感。

係咪痛苦？唔係，係舒服。

「唔鍾意咩？」佢問我。

我面都紅曬，唔夠膽問口認，淨係抓咗抓頭。

「咁你馴定定，我哋開始喇啎。」

佢用氣聲喺我耳邊講嘢，講完仲順便Lum咗我耳珠一下。

我方回應佢，成個人僵曬咁攤喺到郁都唔郁。

佢將衫褲除落嚟，都幫我除褲。

一絲不掛嘅佢將身材完整咁呈現喺我面前，但都係無嘢可以挑剔。

佢個對好似A4紙咁白嘅波塞滿咗我嘅視嘢，佢哋完美到令我懷疑係咪有後期加工過。

粉紅色乳頭，可遇不可求。

水滴型波波，難搵過大蘿。

我想伸手去摸，但係就比佢揪咗落嚟。

「有話比你摸咩？」佢伸手拎咗個Condom埋嚟：「乖乖地唔好郁。」

佢將個Condom笠好，然後就擺咗入去。

佢慢慢坐低，我Feel到佢慢慢咁入緊去。

佢坐曬落嚟，而我都隊到最入，隨之而嚟嘅就係佢淫蕩中夾雜清純嘅淫叫聲。

佢趴落嚟用條脷圍住我粒Lin轉，隻手就鏈住我條頸。

我擰轉面，咬實個嘴唇，忍住唔叫出聲。

佢見我咁，就加快咗個蘿上下Chok嘅速度。

我已經忍唔住，喺喉嚨到發出咗一下好沉嘅淫叫聲，但都只係一下。

唔得，我要忍...

「啊~」

佢條脷由Lum變成吮，而我都忍唔住。

「咁渣架你。」佢笑我。

「我邊到渣啫。」我苦笑：「係你勁啫。」

「係咩？咁我就勁比你睇。」

講完，佢就加快動作。

我同佢嘅淫叫聲撈埋一齊，之後就係我係咁求放過。

「喂，唔得喇！」我大嗌。

搞唔掂，忍唔到喇。

但係佢就好似冇聽到我講嘢咁，繼續上下Chok。

「起身啦，射咗喇。」我無奈咁講。

佢擰咗我一巴：「好渣啊你。」

雖然被人打，但係...

好爽。

佢起身將個Condom搵走，然後幫我Lum乾淨。

Lum乾淨都仲未夠，佢仲要對住條筋由底Lum到上頂。

仆街，比佢搞到好想執多佢一劑。

## 二十二.

我發出低沉嘅淫叫聲，越嚟越想執多劑，但係佢...

停撚曬手。

我猶疑咗一陣先開聲：「可唔可以...唔好停？」

我講得好細聲，話曬呢句嘢係我把口到講出嚟真係好羞恥。

佢爬上嚟，返嚟我耳邊：「你講咩啊？」

「你聽唔到咩？」

我覺得佢聽到，只不過佢想我再講多次。

「聽唔到啊，講多次啦。」

比我講中咗。

我猶疑咗一陣，之後合理眼深呼吸咗一陣，就好似打機咁儲怒氣值，不過我儲嘅係勇氣值。

過咗一陣，勇氣值都差唔多儲好。

「唔好停啊！」我大嗌。

「咁你認唔認自己係M底啊？」佢問我。

我唔開口認，但係都忍唔住，唯有扒頭。

「咁就啱喇。」

聽到呢到，我仲以為佢要再做啲咩，點知佢一嘢跳咗落床。

「你做咩？」我問佢。

「你係M架嘛。」

「所以呢？」我唔知佢想表達咩。

佢跣低，貼住我耳仔：「我要控制你架嘛。」

唔知點解，我聽到有啲興奮。

「知道。」

「行Lu，沖完涼去食早餐！」佢行出睡房：「你做咩唔行啊？」

「你都未幫我解。」我無奈咁Show手上面嘅手銬比佢睇。

「係啫，你唔講我都唔記得。」

頭先仲係女王，而家就變咗大頭蝦。

個反差真係夠曬大，真係...

得意到爆。

佢行過嚟幫我解開個手銬同頸圈，之後就坐喺床邊幫我整返好件衫。

「你唔去沖先？」我問佢。

「我想同你沖。」

咩話？一齊沖涼？

咁樣唔係咁好啫？

「但係我唔識架啫。」

我想婉拒佢，但係佢冇理我，一嘢就拉咗我入沖涼房。

「我唔理，我要你幫我洗頭。」

「嘩，咁霸道就唔太好囉。」我再一次婉拒佢。

講完，我就比佢掙落牆到強吻。

「咁樣得未啊？」佢問我。

唔知比咩反應好嘅我蠢鳩鳩咁棟咗喺到，一粒字都講唔出。

過咗陣，佢再講：「冇答即係默認啦。」

咩話？

## 二十三.

佢除曬衫褲：「除衫啦，唔除衫點沖涼啊？」

佢就咁一絲不掛咁企喺我面前，上上下下都比我睇曬。

「真係咩？」我仲喺到猶疑緊。

「得啦。」

「咁...好啦。」

我慢慢咁除走身上嘅衫褲，兩個人光脫脫咁企喺到。

佢拎個花灑落嚟較好水溫，之後又將佢擺返上個架到。

唔洗好耐，我哋全身都沖濕曬。

明明我識沖涼，但係多咗一個人就反而唔識，直接成碌木咁棟咗喺到。

「你做咩成碌木咁棟喺到？」佢問我。

我問水：「我...」

我正諗住解釋下就出去等佢，但係佢就將枝沐浴露塞落我到。

「做咩啊？」我問佢。

「你唔沖就幫我沖啦，呢支嘢搽完要等一分鐘先沖水會好啲。」

「吓？」

一直都係自己搽自己，幫人搽真係第一次，而且仲要係女仔。

我喺到猶疑緊要唔要幫佢，但佢又開聲催我。

「快啲啦，就嚟凍死喇。」佢咗地：「叫你幫下手都唔得，黐死你個死人頭。」

Er...咁就試試佢啦。

「幫緊你。」

講完，我就將沐浴露吱落隻手到。

我跔低，由佢腳底開始搽。

佢對腳好細，好得意，皮膚都好嫩滑，差啲就忍唔住嘴落去。

我慢慢咁向上，諗住佢對腳點都會有啲瑕疵啫。

但事實并唔係。

唔好話傷痕啦，就連半條刮痕都冇。

我睇到O曬嘴，停低咗搽沐浴露嘅動作，直到佢開聲催我先繼續。

我對咸片裡面啲濕身誘惑冇咩Feel，但當呢件事發生喺我面前，我竟然比佢吸引住。

佢雪白嘅肌膚濕水之後更加有光澤，睇落去個Texture上升咗好多個層次。

我吞咗啖口水，繼續搽。

經過佢對波嗰陣，我忍唔住揸咗一嘢，好彩佢冇鬧我。

用咗一段時間，我終於搽完。

有樣嘢一定要講嘅就係呢單嘢一啲都唔簡單，因為佢每一個部位都冇得彈，離開每一個部位都需要好大嘅勇氣。

## 二十四.

「你快啲沖完先啦。」佢行埋一邊：「我仲未沖得水。」

呢個絕對係一件好事，因為我就嚟斷理智線，話唔定會對佢做啲咩奇怪嘅嘢。

我轉身背住佢：「好。」

講完，我就即刻開始用我獨創嘅極速沖涼法。

我左手吱洗頭水，右手吱沐浴露，之後一手洗頭，一手洗下面。

唔記得講，我有返工先會洗曬全身，其餘時間淨係會洗下面，因為我嘅體味唔算係好濃，同埋...

男仔唔係都係咁嘅咩？

彈指之間，我已經沖完涼。

「咁快嘅。」佢有啲驚訝：「有冇洗乾淨架？」

「得架喇。」

我一邊講，一邊將啲牙膏吱落食指到，之後將食指當牙刷咁拎嚟刷牙。

刷完牙，我就九秒九著衫。

「做咩咁快著衫啊？」佢問我。

「我想出去坐下。」我開門行出去。

「你仲要幫我洗頭架啫。」

「你一問沖完身，著咗衫再叫我。」

「哦，好啦。」她有點不滿。

講就咁講，但佢都係門門沖水。

冇耐之後，水聲停咗，緊接而嚟嘅係佢嘅大嗌。

「我要行去拎衫啊。」

佢冇叫我做啲咩，但我都係好紳士咁擰轉面。

先係開門聲，之後就係佢嘅腳步聲同門門聲。



過咗陣，佢把聲喺房到傳出嚟。

我轉身望過去，見到佢著住白色嘅緊身T-Shirt同短嘅穿窿牛仔褲，仲搵埋「波袋」

白色嘅緊身T-Shirt同「波袋」突顯咗佢完美嘅身材同上圍，T-Shirt仲有啲透透地，充滿幻想空間，而短嘅穿窿牛仔褲就解放咗佢完美無瑕嘅雙腳。

「你覺得咁著得唔得？」佢問我。

呢套衫點止得，直頭係比我睇曬添啦。

「梗係得啦！」我回應。

「真係係？」佢甜笑：「咁等你幫我洗完頭就可以出門口食早餐喇。」

「嚟啦。」我行入沖涼房。

佢都行咗入嚟，我拎住花灑準備開始。

但係我喺呢個時候先發現一樣嘢，就係...

我都唔識幫女仔洗頭！

## 二十五.

佢拎張凳仔過嚟睇排水窿到坐低，而我就喺隔離較水溫。

「你得未啊？」佢嗌我：「再唔落去就好多人架嘛，今日星期日啊。」

「收到！」我回應。

我將花灑頭對住佢，之後伸手用力掙咗幾嘢。

「咁大力嘅，行刑啊？」佢拍咗拍我隻手：「細力啲，好似按摩咁。」

我就咁喺佢嘅指導下，論論盡盡咁幫佢洗好咗個頭。

「搞掂！」

我行出去，準備著鞋。

「做咩咁快著鞋啊？」佢問我。

「咩啊，仲有咩未做啊？」我反問佢。

「未吹頭啊死人頭！」佢鏈住我耳仔：「係咪想射後不理！？」

「唔係啊！」我拍咗拍佢隻手：「你放手先，我幫你吹。」

佢鬆手：「哼，算你啦！」

講完，佢就將個風筒擺上工作枱，自己就喺工作枱前面坐低。

「吹頭識喇啫？」佢暗串我。

「唔識架。」我坦白。

「一邊順啲頭髮一邊吹。」

「試下囉，有咩事你就出事啦。」

「嗯。」

我開風筒一邊吹，一邊用手順返佢啲頭髮。

過程中有幾次整痛佢，不過就有發生啲咩致命性嘅事故，雖然我都唔知吹個頭會發生啲咩會死人嘅意外。

我摸咗摸佢啲頭髮：「乾曬啦，你洗唔洗照鏡執執佢？」

因為枱上面冇鏡，所以佢係唔知我吹成點。

「唔洗啦。」佢撥咗撥頭髮：「信得過你，同埋最主要都係比你睇咋嘛，你鍾意咪得囉。」

「我鍾意就得？」我問佢。

我萌生咗邪惡嘅諗法，而家淨係等佢扒頭。

「係啊，做咩？」

我伸出雙手...

攞亂佢個頭。

「我鍾意凌亂美。」我好得戚咁笑。

「你個死人頭！」佢咆哮。

講完，佢就揸實拳頭企起身。

見唔對路，我即刻起腳跑，而佢都有怠慢，拎起隻腳就追我。

我哋就咁喺呢個得豆潤咁大嘅單位裡面跑嚟跑去，同公園嗰啲天真爛漫嘅仔一樣。

## 二十六.

我哋跑到腳都軟曬，最後一齊攤咗落張床到。

「你輸啊！」我擰轉頭望住佢。

「邊有？明明就係你輸！」佢踢我一腳。

「係啦係啦。」

講完，我個肚就「咕」咗聲。

佢望咗望我個肚，又望咗望我，然後...

「噗」一聲咁笑咗出嚟。

「睇嚟。」佢篤咗篤我個肚：「你輸咗喎。」

比佢咁篤一篤，我個肚就開始痛，可能係餓得滯。

「係喇係喇，快啲去食嘢啦，我就嚟餓扁。」我摸咗摸個肚。

佢拎部電話過嚟睇咗睇：「原來咁晏架喇，而家一定好多人。」

「咁要快啲行喇。」我行去門口著鞋：「你都快啲啦。」

我仲喺到綁緊鞋帶，但係佢已經搞掂囉。

「我喺樓下等你。」

講完，佢就出咗門口。

我加快動作，過咗陣都嚟到樓下。

「你想食咩啊？」佢問我。

我沉思咗一陣：「係咪有間魚蛋粉好出名？」

「你講張記？」

「我諗應該係。」

「Follow me啦。」佢伸出右手。

我拖住佢隻手，就咁喺橫街窄巷穿梭，好快就嚟到張記門口。

佢行入去兜咗個圈，出嚟就對住我擰咗擰頭。

情況唔樂觀，間鋪爆到連條毛都攝唔入。

「你係咪好想食啊？」佢問我。

我方開聲，淨係有啲失望咁扒咗扒頭。

魚蛋粉係我一生中最愛囉唔該。

佢摸咗摸我個頭：「傻仔，可以嗌外賣架嘛。」

「但係外賣都要等好耐㗎。」我拉走佢：「食過第二間啦。」

「唔緊要啦，我陪你等。」

呢句簡單嘅嘢不斷咁喺我腦裡面重複，不斷抽插我個淚點。

我好感動，仲忍唔住流咗兩滴馬尿。

我竟然搵到個肯同我食同等魚蛋粉嘅女仔，呢個一定係我千世善因種返嚟嘅善果。

「真...真係？」

「你做咩喊啊？」佢伸隻手過嚟幫我抹眼淚。

「冇啊，啲海風整到隻眼。」

我背住個海，海邊仲要有成棟嘢擋住。

「好啦，咁你想返屋企食定去鋪頭食？」

## 二十七.

「我嗌咗嘢先？」我問佢：「你想食咩？」

「同你一樣得喇。」佢回應。

落完單，我返到嚟佢身邊。

「我想去你鋪頭睇下，但係放假都要你特登開鋪會唔會唔係咁好？」

「唔會啊，都係推一推啲嘢出嘢咋嘛，還掂我都想比你睇下。」

「咁好啦，一間你帶路咯。」

「我唔帶路，你知係邊咩？」

我哋望住對方，好似一齊去咗太空咁，靜到連隻蚊拍翼都聽到。

過咗陣，佢嘆一聲咗笑咗出嚟：「你係一個傻嘅死人頭。」

「兩個魚蛋粉外賣！」侍應企喺門口嗌。

我拎咗個外賣，之後就行返去佢面前。

我嘟嘴：「我邊到傻啫？」

「唔知啊，總之就傻更更咁，不過我就係鍾意你傻更更咁。」佢微笑。

「我都唔...」

我諗住話我先唔傻，但佢就用手揸住我把口：「講咩啫，我鍾意咪得囉。」

講完，佢就拎開隻手，一嘢錫埋嚟。

唔知點解，我即刻唔想駁佢。

佢好得戚咁笑咗笑，之後就轉身抬頭挺胸、大步大步咁行。

啊...比佢住食住咗。

我跟住佢一直行，嚟到一個喺窄巷嘅鋪位前面。

佢喺咁開咗鐵閘鎖，我就擺低外賣衝過去：「我嚟啦。」

呢啲粗重嘢，梗係等男人嚟啦。

我第一嘢淨係出咗少少力拉，想Show下我嘅臂力，點知道閘冇我想像中咁輕。

我再發力，今次用盡全力，但係道閘都係無郁過。

「你得唔得啊？」佢問我。

「我得，你等多陣！」我拉咗下筋。

我又發力，但道閘都係零郁。

我踏喺地下咁曬大氣，準備再嚟多嘢，但係佢就拎住個遙控同外賣企喺我身邊。

佢掙制，道閘都開始向上升，好快就收曬上去。

「電閘嚟架。」佢掙住個嘴擰轉面。

「你早講啊嘛！」我鬧佢。

「咁你都冇問。」佢拎住外賣行入去：「入嚟啦。」

我爬起身，撥咗撥條褲就行入去。

## 二十八.

「咁！」

最入面傳出咗一下咁制聲，頭頂一排排嘅光管就跟住著咗，成間鋪即刻光咗起嚟。

「過嚟啦！」佢喺收銀台到嗰我。

雖然我呢個冇文化嘅人完全唔識欣賞藝術，但係掛喺牆上面嗰幅壁畫同櫃裡面隻碗都幾靚。

我喺佢對面坐低：「呢度啲嘢全部都係你整架？」

「梗係唔係啦，我邊有咁萬能。」佢苦笑：「有啲係人哋拎過嚟寄賣架。」

「咁嗰隻碗呢？係咪啲啲陶瓷嚟架？」我問佢。

「嗰個係陶瓷嚟架，我整架！」佢興奮到掬曬手：「你係咪想話好靚啊？」

「上面個花紋成條彩虹咁好靚。」

「梗係啦，我整架嘛。」佢拍咗拍心口：「我專業架嘛。」

我睇過整陶瓷嘅片，好似幾好玩咁。

而家有個識整陶瓷嘅人坐喺我對面，不如...

「咁你可唔可以教我整架？」我擘大雙眼，用期待嘅眼神望住佢。

佢托住下巴，沉思咗一陣：「都可以嘅，不過食埋嘢先啦。」

講完，佢就將兩碗魚蛋粉擺上枱。

我諗住伸手過去拎筷子，但係佢就快過我，仲幫我拆埋包裝。

我接咗對筷子，極速開餐。

雖然我原本食嘢就好快，但今次感覺仲快過平時，可能係因為想快啲去整陶瓷。

我雙手擺喺枱面托住個頭，望住佢到食緊嘢嘅佢。

「做咩係咁望住我嘅，想比壓力我食快啲啊？」佢問我。

「唔係啊，靚女咪望住囉。」

「原來你個死人頭係痴漢！」佢磨拳擦掌：「我要打柒你個死人頭！」



我下意識退後，但係佢根本就冇出拳。

「我點會無啦啦打你啊。」佢串我：「同埋望女朋友有咩問題啫，你咁大隻都咁細膽嘅。」

都話架啦，我內心仲係一個小朋友嚟架。

## 二十九.

可能真係因為我望住佢而比咗好大壓力佢，佢唔洗好耐就食曬啲嘢。

「你係咪真係想整架？」佢包好啲垃圾：「因為我要整嘢架。」

「係啊，垃圾比我啦，你去整嘢先。」

「咁你搽完垃圾過嚟後面搵我啦。」

講完，佢就推開後面道門行咗入去。

我出去搽完垃圾就行咗返去，一開門就見到佢拎住個唔知裝住啲咩嘅鐵桶，行路擺嚟擺去，好似行緊獨木橋咁。

我望望周圍，見到身邊有張凳仔就一嘢坐咗落去。

「你個死人頭坐喺到做咩啊？」佢嗌我：「快啲過嚟幫手啦！」

「拎啲桶過去？」我指住佢後面嗰幾個鐵桶：「呢幾個啊？」

「係啊，快啲啦！」佢放低鐵桶：「再唔幫手信唔信我打柒你個死人頭呀嚟！」

鐵桶隔離係一張枱，一間應該就係喺上面整陶泥。

我咋咋聲跳起身，跑過去拎起兩個鐵桶。

鐵桶唔算係好重，但係考慮到佢係女仔，確實係有啲難度。

「拎去邊啊？」我問佢。

「擺喺我嗰桶隔離得喇。」

「收到你。」

我將兩個鐵桶擺喺佢嗰桶隔離：「仲有冇嘢要搞啊？」

「冇喇，你拎張凳仔過嚟坐低啦。」

我將頭先坐嗰張凳仔拎過去枱隔離：「呢張係咪就係嗰張會轉轉轉嘅枱？」

「係啊，咁你而家睇住我整喇啲。」佢將一舊陶泥擺上枱。

佢噠著拖板個電掣，張枱都開始轉。

我就好似去興趣班嗰啲小朋友咁，坐喺個老師身邊托住下巴咁望住佢整。

過咗一陣，佢已經整咗個杯嘅形狀出嚟，但係我完成唔知佢做咗啲咩。

或者咁講，係睇得明佢做唔到，同睇網上啲打機操作精華一樣。

佢將啲陶泥整返做一舊嘢：「你試下整。」

講完，佢就企咗起身。

「吓？」

有冇咁突然啊？

「試下先啦。」佢拍咗拍張凳。

我緊張到手都震曬，坐低整咗陣就停咗手。

「點解會咁嘅？」我問佢。

「我都唔知啊，咩人整咩嘢啫。」佢淫笑。

我會咁問，係因為陶泥比我整咗做「蛋」同「腸」嘅形狀。

「咩啊，我明明咁正常。」我將手指上面嘅陶泥抹落佢鼻頭。

「喂呀！」佢輕力咁打落我手臂。

## 三十.

「元氣...」

我一邊講，一邊用雙手喺桶裡面整一個波出嚟。

差唔多，係時候搽出去。

「彈！」

喺同一時間，佢一腳踏咗我落地下。

我反應唔切，啱啱整好嘅陶泥波直接打返落自己到。

查低頭一望，我件衫染咗做泥灰色，摸起嚟癩立立咁。

「喂呀！」我抱怨：「你咁唔講武德架！」

「咩武德啊？」佢恥笑：「我練開癩狗拳架啎。」

我爬起身坐返落張凳仔到：「污糟曬喇。」

「係啎，唔記得拎啲圍裙出嚟添。」

講完，佢就喺唔知邊到拎咗兩條圍裙出嚟。

我反咗反白眼：「你唔早啲講。」

「咁我方預過今日會整架嘛。」佢扁嘴：「咁你依家著唔著返啊？」

我無奈咁嘆咗啖氣：「你唔早啲講？我依家先著仲有用咩？」

「好似又係，咁你仲整唔整啊？」

「還掂都係要換衫，咁就繼續整啦。」我環顧四周：「但係你有冇衫比我換？」

「你一間整完同我講，我返屋企搵衫比你換。」佢拎條毛巾嚟抹咗抹手：「坐返上嚟先啦。」

講完，佢就伸咗隻手出嚟。

我捉住佢隻手發力諗住企起身，然反...

「嘍！」

我方比佢拉起身，反而係我將佢拉咗落嚟。

我後腦直接撞落地下，而佢就壓喺我上面，雙手撐喺我頭嘅兩邊，距離近到可以話係連毛孔都睇得一清二楚。

「其實你係特登定係想重演惡作劇之吻？」佢苦笑：「好彩有你墊住，如果唔係一定痛死。」

「Sorry啊，唔係有心架。」我有啲自責咁擰轉面。

我用手托住我下巴，將我塊面轉返去：「唔係啊，幾有Feel啫。」

佢望實我，我可以見到佢瞳孔裡面嘅我。

呢種感覺好特別，我唔知點樣去形容。

我嘅心跳好快、好強烈，個心好似就嚟跳出嚟咁。

## 三十一.

「話時話你講咩Sorry啫死人頭？」佢成塊面填滿曬問號：「得你撞落地下咋喎，我跌落你到係唔痛架喎，你咁鬼大隻。」

「係咩？」我溫柔咁摸咗摸佢個頭：「但係你撞落嚟架喎。」

「摸頭係殺，但係你有冇諗過你隻手唔乾淨？」佢苦笑。

我即刻縮手：「Oh Shit，唔記得咗。」

佢捉住我隻手，將佢擺返落個頭到：「唔緊要啦，都污糟咗啦。」

「你個死人頭真係傻更更咁。」佢將手指上面嘅陶泥抹落我鼻頭：「呢個罰住你先。」

頭髮整到污糟曬，但至少我哋都好開心。

佢個嘴唇挨埋嚟，我哋鼻頭就嚟掂到嘅時候，我情不自禁咁想錫返去，但係佢就用手鏈住我條頸，將我揪返落地下。

「邊個比你郁？我仲罰緊架。」佢奸笑。

佢用力鏈住我條頸，窒息感隨之而嚟。

唔知點解，我鍾意呢種感覺，甚至忍唔住發出咗沉實嘅淫叫聲。

佢將隻手放返落地下，嘴唇再一次挨埋嚟。

我捉住佢隻手：「再鏈多陣，我鍾意。」

「到你揀咩？」

講完，佢就向我塊面吐口水，而我都配合咁擘大口接住。

佢啲口水好甜，好似啫啫食完糖咁。

我以為佢要錫落嚟，就合理對眼，點知我淨係Feel到個鼻頭比佢磨緊。

應該淨係磨一、兩下啫？

我Feel到佢個鼻頭不停咁來回擦過我個鼻頭，成件事唔太對路。

我擘大眼，反咗反白眼：「磨咁多次，係咪要磨走啲黑頭？」

「吹咩，我係唔錫喎。」佢伸條脷出嚟整古做怪。

「好串啲你。」

佢聽到我咁講，就得戚到掬曬頭。

我係唔可以比你咁得戚架。

我一手墊住佢後腦，一手攬住佢條腰，然後一嘢將佢反去隔離。

由女上男下，變成男上女下，就係咁簡單。

「你以為你咁就主導返喇咩？」佢冷笑。

講完，佢就再一次鏈住我條頸。

今次仲大力過頭先，感覺佢用盡咗全力，感覺好舒服。

佢鬆手，但係我覺得唔夠。

「再鏈多陣啦。」

「唔得啲。」佢擰轉面：「除非你狗叫兩聲嚟聽下。」

## 三十二.

我猶疑咗一陣，之後就嚟到佢耳邊好細聲咁吠咗兩下。

佢嘟起嘴，東張西望：「聽唔到啲，冇聲咩？」

我要佢鏈我條頸，唔理咁多喇！

我吸一大啖氣：「汪！汪！」

佢摸咗摸我個頭：「乖喇。」

「咁係咪...」

佢將食指擺喺我嘴唇前面，要我收聲，而我都乖乖地咁配合佢。

「我唔鍾意比你騎住。」佢鏈住我條頸，喺我耳邊輕聲講：「落去。」

講完，佢就一嘢將我反去隔離，然後坐喺我上面。

佢一手鏈住我條頸，一手伸入去裡面捉住佢。

兩路夾攻，真係唐三藏都忍唔住，嗌到拆樓咁大聲。

「好...」我想講句嘢，但淨係嘔到一隻字出嚟。

「仲講到嘢啲。」佢奸笑：「我唔接受仲講到嘢。」

講完，佢就揭起我髒曬陶泥嘅衫，趴落嚟用脷喺我粒Lin周圍轉。

呢下我真係連一個字都講唔出，淨係識淫叫。

我成身軟曬，完全郁唔到，但係佢係硬架。

「好硬啲你。」佢用力揸住佢上下Chok：「但係我要再硬啲先得。」

講完，佢就鬆開雙手，轉去挑逗我兩粒Lin。

我繼續軟曬咁攤喺地下，而佢就除低我條褲，爬落去將佢擺入口。

佢條脷喺佢個頭到轉，之後就用脷尖頂住個開口。

我好似女仔比人頂到G點咁，發出同海豚叫聲差唔多高音嘅淫叫聲。

「喂呀，細聲啲啦！」佢用力咬咗一下。



好痛，但好爽，我都嗌得更大聲。

「叫你唔好嘈，你仲喺到嗌！」佢用手彈咗佢一下。

我合理個嘴，發出好沉嘅淫叫聲。

「咁就差唔多。」佢除褲：「我要坐你！」

等陣先！

「冇套嗰BB。」我捉住佢就嚟除落嚟嘅褲。

「唔緊要啦，我有食開藥。」

「但係...」

「唔好但係喇。」佢趴落嚟將嘴唇貼住我耳仔：「你唔想咩？」

講完，佢仲向我耳窿吹咗啖暖氣。

## 三十三.

我即刻打咗個冷震，理智線都瞬間斷裂，由佢除低衫褲，都除低自己嘅衫褲。

地下比我哋頭先整嘅陶泥整到有啲污糟，但我哋一啲都唔在意。

佢較好個位，一嘢坐咗落嚟。

佢應該已經去到最入，有啲空洞嘅感覺。

佢一手捉住我隻手去摸佢對波，一手摑我。

佢好用力咁摑我，每一巴嘅清脆響聲都填滿咗呢到，好似喺山窿裡面咁有迴音。

好痛，但好舒服。

髒滿曬陶泥嘅手令觸感唔同咗，但唔係好似想像中咁噁心。

濕答答、髒立立，反而有更多幻想空間。

佢開始加快動作，我咬實下唇，但都係忍唔住嗌咗出嚟。

過咗冇耐，我Feel到我就嚟忍唔住。

「我要...」

我正諗住開聲同佢講，但佢就突然企咗起身。

佢伸咗伸脰：「唔比喎。」

我有啲失落，但下一秒就變咗驚慌。

有人敲咗敲門：「啊晴你係唔係到啊？」

外面有人，但我哋身上面一塊布都冇。

啊晴將食指擺喺佢嘴唇前面，要我收聲，之後就大聲嗌出去：「我整緊嘢啊，你一問再過嚟啦。」

「我坐喺到等你得唔得？出面好逼。」外面嘅人回應。

「咁你搵個位坐低啦，我搞掂出嚟搵你。」

雖然扑到一半被人打斷好唔Gur，但如果出面條友開門就碌柒。

「咁我哋快啲著衫先啦，唔好要人哋等。」我喺佢耳邊細聲講。

「做咩咁細聲啊？藝術家唔可以有男朋友架咩？」佢拎咗條乾淨嘅毛巾過嚟。

「咁...」

我正諗住問佢想做咩，就比佢用毛巾塞住咗把口，一隻字都講唔到。

「我叫咗佢等一陣，而唔係即刻出去搵佢啊嘛。」

講完，佢就一手捉住佢，一手挑逗我粒Lin，條脷都喺另一粒Lin周圍轉。

## 三十四.

我想嗌，但又唔嗌得，都嗌唔出。

可能係因為佢技術高超，佢好快就搞唔掂。

完事之後我哋清理咗一下個現場，著返衫褲、執咗下就推門出去。

收銀台坐咗個著到好文青，仲戴住畫家帽嘅女仔。

「啊恩你嚟搵我做咩啊？」啊晴問。

「冇啊，想嚟問下你有冇整啲新嘅擺設。」啊恩回應。

「你想要邊類或者咩風格？」

「我近排對啲奇怪嘅嘢比較有興趣，所以越奇怪越好。」

「你話奇怪嘅嘢？」啊晴對我露出一個淫邪嘅笑容：「佢啱啱整咗個好奇怪嘅嘢。」

啊恩將目光轉落我到，對眼發曬光咁：「咩嚟架？」

啊晴開門：「你自己過嚟睇下。」

啊恩喺門邊入去，之後就轉身比咗兩個Like，對眼由上而下咁掃曬我成個人：「Okay喎。」

你係講緊我整啲嘢Ok，定係我Ok？

「咁就得啦，我整完即刻拎比你。」啊晴拍咗拍佢膊頭：「你隨心比啦，佢都係亂咁整架咋。」

「係啊，我亂咁整架咋。」我傻笑。

「係喎，你邊位？」啊恩翹埋雙手，對眼眯到得返一條線：「啊晴從來唔會比人入去後欄架喎，佢後欄仲難入過佢屋企。」

咩話！？我係第一個入佢後欄嘅人？

「你講到我屋企好似好易入咁。」佢撞咗撞啊恩：「我男朋友嚟，順便幫佢起個朵都好。」

「照你咁講，後欄係我最私密嘅地方，咁佢入咗我後欄就即係...」啊晴諗咗陣：「日式啲嚟講就即係私處進入者。」

講完，佢兩個就笑到仆街，而我就尷尬到仆街。

「乜搵嘢啊？」我無奈咁陪笑：「講到好似啲AV標題咁。」

「話時話呢，你平時都唔會整到咁污糟架。」啊恩奸笑：「做咩今日整到咁污糟嘅？」

「冇啊，佢論盡啊嘛，所以咪搞到成身都係囉。」啊晴對眼左碌右碌咁：「你快啲行啦，我仲要整你舊嘢。」

而家變咗係我哋尷尬，啊恩或成最大贏家。

「哦，咁你哋繼續搞...」啊恩自己掌咗掌嘴：「Sorry，係整嘢先啱。」

## 三十五.

講完，啊恩就咁揮袖而去，唔帶走她製造嘅尷尬。

「咁我哋...」我吞咗啖口水：「整理先？」

「你想唔想整啊？」佢問我。

「可以啊，但係你要教我架啲。」

「梗係得啦。」

講完，我哋就入去坐返低。

「但係仲有咩可以整？」我托住下巴：「佢個形都整好咗啦。」

「No No No，佢而家欠缺嘅係獨特性。」佢托住下巴：「我覺得可以加啲獨特嘅紋理落去。」

「咩嘢獨特嘅紋理？喺上面整幾條痕？」

「大概係咁啦，但係就咁求其加上可能會怪怪地咁。」

「咁你想？」

佢冇講嘢，淨係望住我下面面帶微笑咁扒頭。

我用咗幾秒去諗到佢想做咩，但一切都已經嚟得太遲，因為佢已經將我兩條褲都除曬落嚟。

「你肯定要照住佢嚟整？」我問佢。

「有咩問題？」佢好興奮咁喺地搵工具：「有實物梗係對住個實物嚟照住整啦。」

「等陣先。」我諗到個好重要嘅問題：「你照住整嘅話，咁佢咪知我嗰到咩樣囉。」

無啦啦有人知道我碌嘢咩樣，都好怪啫。

「佢邊有可能諗到我會搵實物參考？就算諗到都唔會知係你囉，因為佢都冇見過實物。」

「但係...」

我想駁，但比佢打斷咗：「定係你想比佢睇實物？」

「唔係啊。」

駁唔到。

我嘆咗啖氣：「咁你快啲啦。」

「好啦好啦。」佢拎住啲工具皺曬眉：「但咁樣好難睇到啲紋架啲。」

「咁我可以點幫到你？」我有啲無奈。

「佢要大啲先睇得清楚啲紋。」

「我控制唔到架啲，我唔係AV男優啲。」

「我知啊，不過我有辦法。」

講完，佢就除衫搖咗幾嘢，而佢都起咗身。

啊晴滿意咗扒咗扒頭：「我就係要呢啲。」

「我係咪唔郁得？」

佢連Bra都除埋：「你做緊Model架，專業啲啊。」

我懷疑佢挑釁緊我，但我冇證據。

## 三十六.

佢擺低工具，行過嚟踏喺我前面近距離觀察佢。

佢左望望右望望，一路望就一路扒頭，懷疑佢已經比啊晴當咗係藝術品咁欣賞。

望望下，佢仲用個脰尖輕輕咁掂佢一下。

「喂，你唔好騷擾個Model啎。」我有啲無奈。

我淨係想佢快啲搞掂，除咗因為好凍，仲有就係有得睇無得做真係好慘。

佢啊嘿顏咁顎高頭望我，呢鋪真係大撻鑊。

呢個就係流傳已久嘅含撻視角，一個連一眾老蘭USB都招架唔住嘅視角。

已經被擊倒嘅我，仲要再比佢個啊嘿顏攻擊多一輪。

唔掂喇，我真係忍唔住喇！

喺呢個Moment，我要爆喇！

我雙手揪住佢後腦，一嘢就揪佢落去。

「啊！」

呢個時候整到嘅理應係佢，因為佢未必反應得切，喉嚨會好唔舒服。

但事實上嗌嗰個唔係佢，而係我。

我唔知撞到啲咩，結果佢反方向咁屈咗一嘢。

我相信呢下痛嘅程度同心臟比人連桶一百刀差唔多，佢應該都差唔多失去應有嘅功能。

「咁曳啊喎。」啊晴再彈佢一嘢：「死人頭配死龜頭，啱曬。」

我唔知啊晴彈得大唔大力，因為佢已經冇曬知覺。

雖說佢痛到冇曬知覺，但佢依然係硬架。

「果然係M底，屈完彈完都仲硬緊。」啊晴坐返低：「差唔多架喇，你等多陣啦。」

「好。」我已經唔知講咩好。

我好似食完傻仔藥咁雙眼失去焦點、個口孖到塞到個西瓜落去咁大，郁都唔郁咁坐喺到。



我知道我已經上咗賊船，亦都已經離岸好遠，就算我係菲比斯都走唔甩，但我都仲有一個問題想問。

「我想問呢，咁樣有冇得Claim工傷架？」我問佢。

「你都唔係我員工，我間鋪冇員工架啲。」佢奸笑。

## 三十七.

佢吹住口哨，滋滋悠悠咁喺陶泥上面刮下刮下。

佢越刮越慢，好似冇咩電、開咗低電量模式咁。

過咗好耐，佢終於搞掂。

我著返條褲：「我哋去換衫？」

「梗係未得啦，等我整好比你睇下先啦。」佢收好工具：「你去出面等啦，順便幫我招呼下啲客。」

「哦。」

講完，我就出去坐喺收銀台。

坐一陣，個頭耷一下。

坐一陣，個頭耷兩下。

坐多陣，個頭耷鬼曬。

唔知過咗幾耐，我後腦比人重擊咗一下。

我從夢中驚醒，發現啊睛企咗喺我身邊。

「做咩啊？」我問佢。

「叫你幫我睇鋪，你竟然瞓著咗！」

「吓，我瞓著咗咩？」

佢反咗個白眼：「係啊死人頭！」

「Sorry啊，咁你整好喇？」

「係啊！」佢開心到跳起：「成品正到癲，你快啲嚟睇下。」

講完，佢就推門入返去，而我都跟住佢入去。

枱上面嘅陶泥已經變咗做陶瓷，而我第一時間諗到嘅係...

「咁似假鳩嘅？」我唔小心講咗出嚟。

佢用手指敲咗敲我個頭：「喂呀！藝術品嚟架！」

「Sorry，咁你而家係咪要搵返啊恩嚟拎？」

「係啊。」佢打電話：「拎得喇！」

「嗯，好。」

「點啊？」我問佢。

「佢就到，等佢到咗再講。」

我哋返出去坐咗冇耐，啊恩就到咗。

「係咪整好喇？」啊恩問。

「係啊，你想要袋定箱定點？」啊晴回應。

「唔洗啦，我捧走佢。」

「吓，咩話？」我同啊晴異口同聲。

「你知舊嘢...」

啊晴想勸佢，但比佢打斷咗：「我知啊。」

「咁好啦。」啊晴嘆咗啖氣：「一間有咩事唔好話係我。」

「知喇。」

啊晴入去將呢件被我命名為「早晨常餐」嘅藝術品拎出嚟，擺喺啊恩面前。

點解係「早晨常餐」？因為兩隻蛋一條腸。

啊恩仔細咗檢查咗一輪「早晨常餐」，之後就仔細咁掃瞄咗我一轉。

我終於知道啲女仔成日講嘅視覺強姦到底係咩一回事，同埋呢單嘢有幾唔舒服。

## 三十八.

「掂唔掂啊？」啊晴似乎察覺到有啲唔對路：「我哋要返去換衫啊，件嘢你收唔收貨？」

「可以啊。」啊恩捧起個早晨常餐：「一間Payme比你。」

「得啦，知你唔會走數。」

「走先啦。」

講完，啊恩就咁捧住個早晨常餐行出去。

「唔洗講價錢架咩？」我問啊晴。

「熟客嚟架，佢自己會出價。」啊晴推門入去：「執埋啲嘢去換衫啦。」

「哦，咁好啦。」

我跟佢入去執執下嘢，佢部電話就響咗下通知聲，應該就係Payme嘅通知。

佢抹乾淨對手，拎咗部電話出嚟睇，之後就呆咗咁企喺到。

「做咩啊？」我問佢。

佢吞咗啖口水：「佢係咪搵錯制？」

我行過去睇咗睇，之後就呆埋一份。

「三...三千。」我望住啊晴：「我唔識價，咁係咪合理？」

「一啲都唔合理，三百就差唔多。」

諗返頭先佢望我個眼神，我諗我知點解。

「唔係，三千都合理。」

我望咗望下面，然後望住啊晴。

佢掏咗掏頭：「冇可能，佢唔係啲咁嘅人。」

「咁又係，唔通佢拎舊嘢...」

我想講啲奇怪嘅用途出嚟，但比啊晴打斷咗：「得，我唔想知。」

「咁你洗唔洗打電話過去問下佢？」

「都好，當Confirm下。」

「你開Speaker，我想聽下佢講咩。」

「好。」

講完，佢就打咗比啊恩。

「喂，啊恩？」

「做咩啊？」

「你過咗三千比我嗰，係咪搵錯制啊？」

「我覺得佢值幾多就比幾多，你不嬲都係咁同我講架啦。」

「都係，但...」

有人覺得自己嘅創作值一個高價的確係幾開心，但太高又會受寵若驚。

「得啦，我覺得佢真係值咁高價。」

加上今次嘅嘢係...所以就...你懂的。

「咁好啦。」

「掰掰，啊...」

啊恩收咗線，收線之前發出咗一下奇怪嘅叫聲。

「唔撚係啊？」我問啊晴。

「唔會嘅，舊嘢好易爛同碎，佢知拎去做啲咩會好易整親。」啊晴伸咗個懶腰：「去換衫先，淨低啲的我執啦。」

「嗯。」

## 三十九.

我行出鋪頭，喺鋪頭對出嘅垃圾桶隔離食住煙等佢。

過咗陣佢出嚟門閘，之後就過嚟拖住我行返去。

行咗幾步，我哋就聽到後面傳嚟救護車聲。

事不關己，己不勞心。

我哋行埋一邊讓咗下路，之後就繼續行。

行行下，救護車就喺我哋前面個路口停咗落嚟，我哋都冇理咁多，喺救護車隔離行過，返啊晴屋企換衫。

啊晴換咗一套一模一樣嘅衫褲，而我就換咗套比較中性嘅白色恤衫配牛仔褲。

我哋換完衫之後就跟原路行返出去，行到啱啱救護車停低個路口嗰陣，兩個救護員推住床行過嚟，而啊晴見到之後都停低腳步。

「做咩啊？」我問啊晴。

「嗰個咪...」佢眯起對眼睛咗陣：「啊恩。」

「吓？」

張床推到埋嚟，我同啊晴即刻衝上去。

「你搞咩啊？」啊晴問啊恩。

啊恩冇講嘢，淨係望咗一下下面。

「你唔撚係啊？」啊晴吞咗啖口水：「你...」

啊晴想追問，但係比救護員隔開咗。

張床比救護員抬咗上車，佢哋上車門門之後，架救護車就即刻開車走咗，得返我哋企喺到擘大個口得個窿。

我深呼吸咗幾嘢，極力壓制住我嗰個複雜嘅心情。

「冇事嘅，話唔定佢...」我喺腦裡面創作咗一陣：「唔小心整爛咗舊嘢，啲碎片飛過去到佢呢。」

「希望係啦。」啊晴苦笑。

我相信傻嘅都知佢唔接受我嘅講法，所以我決定從另一個角度出發。

「就算真係，都係因為個Model好啱。」我雙手指住下面。

「咁...」佢比出尷尬而不失禮貌嘅微笑：「都係嘅。」

「咪諗咁多啦，送我去搭船。」

「嗯。」

## 四十.

送咗我入閘之後，佢轉身就走，應該係趕去睇啊恩。

其實換個角度諗，佢會搞成咁，都係因為個Model太有吸引力。

唉，我實在太有魅力喇！

但對於啊恩因為我嘅魅力而受到傷害，我深感抱歉，所以我決定要透過啊晴問下佢咩情況。

我打開同啊晴嘅Whatsapp對話：「啊晴！」

「做咩啊？」佢回覆。

「你係咪去咗睇啊恩咩情況？」

「係啊，依家夾緊啲碎片出嚟。」

佢咁講，即係話啊恩真係拎咗舊嘢去...知就得啦。

「咁你搞掂同我講啦。」

頂你個肺，垃圾STT。

未出海就單剔，搞攞錯。

唉，是但啦。

我Del咗單剔個Message，之後就收埋部電話，準備訓個靚教。

香港人有一種超能力，就係到站就會自己醒。

隻船喺我醒嗰陣已經泊咗埋岸，而我部電話都終於收得返。

開Mon一睇，最頂嘅通知係一個IG嘅追蹤要求。

「Ar.Yan」

淨係睇呢兩個英文字，我已經可以斷定佢係啊恩。

揷入去一睇，Icon個樣同我見到嘅啊恩一樣。

因為佢係啊晴嘅Friend，所以我毫不猶疑咁Accept咗佢。

然而我發現佢喺Follow我嘅同時，仲Send咗條Message比我。



睇完之後，我就知佢唔係純粹Follow朋友條仔嘅IG咁簡單。

「我可唔可以搵你做我SP？」

呢句嘢唔似係講笑，因為佢一個Emoji都冇加。

我睇完之後喺腦裡面回想咗一下佢個樣，差啲忍唔住笑出嚟。

老老豆豆，靚過啊晴就一定唔係，但坐底平起平坐。

雖然係咁，但我唔可以對唔住啊晴，所以我好堅決咁拒絕咗佢。

過咗冇耐，佢就Send咗張全裸嘅相過嚟。

「唔正咩？」

我動搖咗一下，但諗起啊晴就再一次拒絕咗佢。

拍拖要講忠誠架嘛，唔可以咁。

## 四十一.

好快我就上咗車，而啊晴都Send咗Message過嚟。

「你到邊啊？」佢問我。

我影低窗外嘅街景：「返緊去喇。」

「你聽日喺邊到放工啊？」

「做咩啊？」

「冇啊，想接下你放工咋嘛，今日賺多咗，聽日早啲收鋪都冇所謂。」

「好遠㗎。」

「講嚟聽下先啦。」

「喺上水個邊，你睇下過唔過嚟囉，如果唔嚟我就同班師傅去打邊爐。」

「打邊爐咁開心，邊到打啊？」

「聯和墟囉。」

「哦，咁好啦，你返到去同我講聲啦，我去睇住啊恩先。」

「收到你，你快啲去啦。」

過咗一段時間，仲轉咗幾程車，我終於返到屋企。

呢幾日都冇點啱過，執咗下間屋就攤咗上床瞓。

瞓落去再睜大眼已經係第二日朝早，我都係時候換衫返工。

...

..

.

我今日好晏先收工，不過最後啊晴都係因為臨時有啲嘢搞所以冇嚟。。

我按原定計劃同班師傅去打邊爐，但就越食越唔開心，因為我今日返工個陣講漏口。

...

..

.

「今晚打邊爐你去唔去啊武仔？」文叔問我。

「梗係去啦文叔，仲帶埋我條...」

喺我意識到自己講錯嘢嗰陣已經即刻收聲，但一切都嚟得太遲。

「武仔你有女喇！？」

「佢...」

我想解釋，但比佢打斷咗：「即係佢今晚嚟架啦？」

「我...」

「唔好講喇，今晚見到再講。」龍叔加入戰局。

我再講落去都已經冇任何意義，唯有希望啊晴今日會嚟。

...

..

.

然而事實係...唔講啦。

喺我食到就嚟想自殺嗰陣，我見到扶手電梯上面有一個熟悉嘅身影，係啊恩。

點解佢會嚟？

點解佢會知我喺到？

## 四十二.

「Hello啊啊武！」啊恩向我揮手。

「呢個一定係啊嫂喇！」我身邊嘅龍叔起身讓自己個位出嚟：「比你坐啦啊嫂。」

「呢個唔係我女朋友啊。」我澄清。

「講闊咩！」食緊煙嘅文叔咳咗幾聲：「你搵有女仔朋友！」

「真係唔係啊。」

「費鳩事理你。」

「啊嫂洗唔洗飲杯水先？」龍叔望咗望枱面：「Sorry啊，我哋唔飲水，啤酒要唔要啊？」

「可以啊，不過話時話我真係唔係佢女朋友。」啊恩回應。

「文叔你點睇？」龍叔問。

「我就老闆都唔信架喇。」文叔揷熄煙頭：「比你解釋下囉。」

「我講...」

我諗住繼續澄清，但就比啊恩打斷咗：「算啦，再講都冇用架喇。」

「咁你想？」

「我扮住先啦。」

「吓。」

「得啦，咁大個人都咁婆婆媽媽。」

「你同啊晴交代咗先？同埋你點解會嚟嘅？」

佢揷咗陣電話，但我唔知佢揷咗啲咩，因為佢用咗防竊Mon貼。

「搞掂喇。」佢收埋電話：「冇啊，聽到啊晴有講。」

「所以你嚟係？」

「冇架，嚟試下搵大隻仔男朋友架咋。」

「咁你有冇失望？」我苦笑：「呢到個個都啊叔嚟。」

「還好啦，其實都唔係好老。」

雖然在場每個人嘅稱呼都有個叔字，但佢咁講其實都冇錯，因為最老嘅都只係去到二尾三頭。

龍叔推咗罐酒去啊恩面前：「飲喇喂！」

啊恩舉起酒杯：「飲杯！」

其他人都舉杯和應，然後就一啖清釐，真係鷓鴣線。

...

..

.

因為聽日都要返工嘅關係，所以大家都唔係食咗好耐，不過酒就飲咗...

好、撚、多！

不過我係例外，因為大家都知我易醉。

師傅們就走先，而我就留返最尾埋單同埋睇住Wing Wing地嘅啊恩。

我都唔知佢哋有咩居心，啊恩新嚟新豬肉，隊下佢都唔出奇。

佢哋平時都會叫我飲一兩罐，但今日就連一滴都唔比我掂。

## 四十三.

因為我唔想引起啲咩誤會，所以我冇走去扶住啊恩，淨係跟喺佢隔離望住佢。

行行下，龍叔迎面行過嚟。

「你唔係走咗架喇咩？」我問佢。

佢喺我面前停低：「你個死仔做咩唔扶住人啊？」

「佢自己搞得掂架喇。」

大佬啊，呢單嘢比啊晴知道咗，我渣都冇得淨架。

「我唔掂啊。」啊恩搭咗句。

講完，佢就挨住牆坐低。

龍叔一掌拍落我後腦：「掂你個死人頭，快啲去睇住人啦，我走先喇。」

事情發展到呢到，我完全唔理佢都真係幾仆街，但我理咗佢又會比人鬧。

所以我決定...徵求咗啊晴同意先。

我打電話過去，而佢都即刻聽咗。

「咩事啊死人頭？」佢問我

「啊恩飲醉咗。」我嘆氣：「但係我同佢有咩身體接觸好似...」

佢打斷我：「唔驚啦，我同佢識咗咁耐，你幫我睇住佢啦。」

「哦，咁好啦。」

「話時話點解佢去咗你到嘅？」

直接講佢嚟搵盤好似好衰，都係唔好講出嚟好啲。

「我都唔知啊，你問下佢。」

「哦，咁有咩再留Message比我啦，我啱啱先忙完，劫到虛脫咁滯，瞓先喇。」

「好。」

講完佢就收咗線，而我都嚟到啊恩身邊。

我踏低：「你起唔起到身啊？」

「我起到架！」

佢一掌拍落個地下到，然後用雙手撐住，慢慢咁挨住牆企起身。

每個飲醉酒嘅人都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統治世界，做每個動作都好似完成壯舉咁，但事實上其他人睇佢係柒到喊出嚟。

雖然我好想笑，但見到佢咁堅強，我決定用盡所有面部肌肉去忍笑。

「你自己行唔行到啊？」我問佢。

「掂啊！」

講完，佢就向前踏出咗一步。

前腳成功著地，佢好成功咁行出咗一...

「呬！」

佢仆咗，你當我冇講過啦。

## 四十四.

我踎喺佢身邊：「係咪唔得？」

可能佢仆完街之後醒返啲，發現自己冇想像中咁勁，扒咗下頭就伸咗隻手出嚟：「拉我起身。」

我捉住佢隻手，一嘢扯佢起身：「搭住我。」

佢好聽話咁搭住我，但都用咗一陣先企得穩。

我睇咗睇錶：「你住邊？」

「咪長洲囉。」佢揪住心口：「行啦，搭的士應該仲趕到尾班船。」

我帶住佢一步一步咁行到去的士站，一架紅的都喺呢個時候嚟到我面前。

我拉開車門，佢彎低腰準備上車，然後...

「嘔！」

佢嘔嗰下我即刻閃返車門再揪佢個頭埋嚟，所以架的士一滴都冇掂到，而我就成身都係。

「屌你啊！咪撚上車啊，成身嘔吐物，一間整污糟我架車！」的士佬鬧完就踩油走。

真係...

唉，算啦，咁都好過嘔落架的士到，嘔落架的士到嘅話冇返五百一千都搞唔掂。

但係而家都唔係點算，成身污糟曬，的士又搭唔到，其他又趕唔切。

「而家點搞啊小姐？」我問佢。

「附近有間酒店可以Walk in，你送我過去。」佢拎電話出嚟比我睇。

我睇完個地址之後就收埋佢部電話，過咗陣就送到佢去酒店。

講就講話係酒店，事實上就係賓館，仲要喺樓上。

我上到去同個櫃台交涉咗一陣，終於送到佢入去。

佢一入房就攤咗上床，而我就企喺門口將佢部電話搵上床：「我走喇。」

「喂！」佢啞停我：「你唔洗下件衫先？」

喺我諗住拒絕佢嘅時候，佢已經扯緊鼻塞。



「返掂佢都瞓咗，洗埋先走都無所謂啦。」

我除衫行入廁所，用洗手液掙甩啲嘔吐物，之後就用風筒吹返乾少少。

好彩我著返工件衫好易乾，如果唔係吹到聽朝都唔掂。

喺我著返好件衫行出廁所嗰陣，佢喺門口一嘢飛撲埋嚟，成隻樹熊咁掛喺我身上面。

好彩我下盤夠穩，如果唔係就仆到巒鳩鳩。

但係...咩料啊？

## 四十五.

「喂，尊重啲好啱。」我推開佢：「我係你朋友條仔嚟架。」

「鬼叫你咁大隻咩。」佢用指尖由滴水開始沿住我塊面個輪廓慢慢掃到落去：「仲要個樣都唔差。」

佢隻手掃落去嗰陣，我郁都唔郁，成碌木咁棟咗喺到。

唔係我唔想郁，係我好似比人揪咗身上面一啲奇怪嘅制咁，想郁都郁唔到。

掃到落下巴，佢終於停低，而我就不由自主咁震咗下，之後就正常返。

「真係處處地架啱。」佢奸笑。

我拎開佢隻手：「咩叫處處地？」

「處處地啫係話你雖然破咗處，但係都仲同啲處男一樣咁敏感。」

「你又知？同埋而家處男得罪你咩？」

我覺得將情侶之間嘅嘢拎出嚟同其他人講好似唔係咁好，所以就冇正面回答。

而後面嗰條問題就係...我覺得有必要幫處男平反。

處男咪處男囉，冇問題架啱，男人拍埋拖都可以唔鍾意扑嘢架啱。

「你覺得我會唔知咩？」佢冷笑一聲；「我同佢識咗幾耐啊？」

「我唔知你咁，總之你唔好搞我，我聽日仲要準時返工，我估你都要架啦。」

我咩都唔想知，淨係想快啲返屋企馴教。

佢大字形咁擋住門口：「咁你估錯咗喇，我聽日唔洗返。」

我嘆氣：「你唔洗，但係我要啊！」

「然後呢。」

「你...」

我有啲無奈，但又冇可能夾硬推開佢。

「咁你想點啊？」我問佢。

「我想你陪我傾陣計。」佢雙手揪實門框：「呢個要求唔係好過分啫？」

「一陣啦唉。」

我有得拒絕咩？

佢伸手：「行啦，去坐床。」

「唔洗你拉我去，我份人好講口齒，話傾就會同你傾。」

講完，佢就行咗出去，而我都跟住佢。

佢坐喺床嘅其中一邊，而我就坐喺另一邊。

我依家呢個行為已經唔啱，仲坐埋去就準備落地獄。

## 四十六,

「你做咩唔坐埋嚟？」

「唔洗啦，你可以講大聲啲架嘛。」

「你驚死我食咗你咩？」

「唔係啊，有啲距離幾好。」

「你喜啦，想聽清楚啲咪坐埋啲囉。」

「咁你講啦，我聽到。」

「你同啊晴係邊到識？」

「我可以唔答架可？」

「你喜啦，你答咗我咪可以講多啲嘢比你聽囉。」

「我個Friend嘅酒局。」

「咁你都識講，佢係咩人你自己知。」

「喺酒局識，都無阻我哋認真拍拖架。」

「你個死AO真係蠢鳩鳩。」

喂，AO無罪架喎。

「留返幾分簿面得唔得？」

「忠言不聽逆耳架啦，咁你想唔想聽？」

的確係。

「願聞其詳。」

可以了解自己女朋友多啲，Why not？

「你同佢識咗幾耐？」

「幾個禮拜咁啦。」

「嘩，成個世紀咁耐喎。」

「我覺得算快。」

「咁你哋喺個酒局到係點架？」

「我坐埋一二邊，成個毒撚咁。」

佢聽完之後忍唔住笑咗出聲：「唔怪得佢搵你落手啦。」

「我都唔係好樣衰啫。」

「都係嘅，咁你哋一齊咗幾耐先扑野？」

「你問嚟做咩？」

「半日？」

我有啲驚訝：「半日會唔會太快？」

「佢半日算慢。」

「我唔信。」

「你喜啦。」

「你講咁多呢啲嘢比我聽做咩？」

「我想話比你聽，你係一個傻仔。」

「我覺得我唔係，就算係又點？我同佢而家好開心。」

佢冷笑：「你自己揸旗啦，我又冇可能拎枝槍指住你叫你同啊晴分手。」

我諗返起佢拎個舊嘢去搞啲唔知咩嘅事，唔通佢...？

「你唔係諗住...」

我未講完，佢已經打斷咗我：「冇諗過，亦唔會諗。」

「我都未問。」

「知你問咩啦傻仔。」

睇嚟係我諗多咗。

「你走啦，我想馴教。」

「我聽日都要返工，Bye。」

講完，我就一枝箭咁衝咗出去。

## 四十七.

落樓下上咗的士之後，我就即刻同啊晴報到。

「我送咗佢上酒店喇。」

「哦，好。」

「佢嘔到我成身都係，同埋佢都應該知趕唔到尾班船。」

「你而家返緊去？」

「係啊，上咗的士喇。」

「咁你返到去講聲啦。」

係喎，我一路都唔知佢今日突然有咩搞。

「你今日話突然有嘢搞，有客？」

咁係人都鍾意錢架啦，返工重要啲。

「係啊，做咩？」

「冇啊，想睇下你整咗啲咩。」

「好啊。」

講完，佢就Send咗張相過嚟。

相裡面嘅係一幅畫，但感覺好熟悉，但我唔肯定係咪真係見過。

我睇咗睇錶：「咁你早啲訓啦，都夜喇。」

「早啲。」

「早啲。」

我問咗Mon諗住收埋嘅時候，佢又響咗嘢。

我以為係啊晴，但原來係啊恩。

「喂。」

「你唔係訓咗喇咩？」

「你咪理啦。」

「Ok fine。」

「啊晴有冇搵你？」

「有啊，做咩？」

「佢有冇同你講今日做咩突然唔嚟？」

「有啊，佢話有客搵佢，之後走咗去畫畫。」

「有冇相？」

「有啊。」

講完，我就將啊晴頭先Send比我張相Send比佢。

「...」

「有咩問題？」

「你唔認得呢幅畫？」

老老豆豆，你話我無禮貌、無文化都好，其實我覺只要係同一個人畫，基本上幅幅都差唔多樣。

「唔認得架。」

「傻仔，佢講你就信啊？」

「信架，你估TVB啲膠劇咩？」

「咁對唔住，真係同TVB啲膠劇一樣。」

「你又想講咩啊？」

「幅畫唔係今日畫，佢喺到好耐。」

「你今日真係全面老屈架喎。」

「等我一陣。」

講完，佢就Send咗張電話相簿嘅Cap圖過嚟。

一堆格仔之中有一格就係頭先佢Send比我嗰幅畫嘅相，但上面個日期...

唔係今日。





## 四十八.

「可能係佢之前畫咗啲，但今日先畫埋淨低啲啲。」

我幫佢解釋緊，都幫自己搵緊解釋。

「成張畫紙一早就填到滿曬，你話呢？」

咁又好似係，但可能有啲我唔明嘅技巧，例如...

「會唔會有啲咩技巧係我哋唔識或者係佢自創？」

咁你哋啲藝術家好有個人風格架嘛，我點知啫？

「我識咗佢都幾耐下，佢不嬲都係一日畫曬，一日畫唔曬就之後啲幾日搞掂埋佢。」

咁人係會變架嘛，你細個鍾意E-Kids，而家都變咗鍾意Mirror啦。

「佢變咗你無為意啫。」

講真，你點會得閒到日日走去留意佢？

「我日日都落鋪頭搵佢，你話我會唔會唔為意啊哼？」

但佢咁講又真，日日見又點會唔知？

「好似係，但如果佢真係呢我，咁會係為咗啲咩？」

或者...佢有驚喜比我？

「到底你係咪鸚鵡？」

咁...唔係下下都出軌啫？

「一張重複嘅畫就斷定佢出面有第二個，會唔會太求其？」

而家連咸片都有得假，幅畫係假都唔奇。

「喂大佬啊，我哋你做咩啫？」

我點知你有冇對我有非分之想啫？話曬你上次...

都係唔講好啲，諗起都痛。

「冇啊，搵嘢玩啫。」

咁當然，我唔會咁講，話曬成年人嚟架嘛。

「屌你啊！我悶可以打機、睇片，洗鬼走嚟玩你個死人頭？」

聽完佢咁講，我又好似真係幾自戀。

「Sorry囉，但By the way如果係真嘅話，佢點解要呃我？」

既然證人確認咗係可信，係時候回歸正題。

「咪搵其他仔囉，仲洗審咩？」

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但...

「但個樣唔似係呢種人啫，同埋我哋都搞過。」

嘢唔係淨係同心愛嘅人搞嘅咩？

「就係因為佢咁嘅樣，先講得通。」

「搞嘢方面就...乜你覺得搞嘢一定要有愛架咩？」

## 四十九.

「點解咁講？」我唔明。

對唔住囉，我第一次拍拖啊嘛。

「就係因為佢個樣夠純情先呢到人。」

都係唔明，可以比多少少解釋。

「可唔可以比少少例子？」

有例子應該會易明啲。

「雖然個樣唔代表佢個人係點，但你都會因應佢個樣嚟推斷佢係咩人。」

都話要例子。

「介唔介意比啲實例？」

冇例子嘅嘢同講經冇咩分別。

「你見到個外表清純嘅女仔，你唔會估佢私底下係淫娃，調返轉人哋見到你黑實又大隻，佢唔會估你私底下鍾意睇書架嘛。」

雖然我唔鍾意睇書，但開始有啲概念。

「大概明。」

不過可以再解釋多少少。

「最高Level嘅獵人，係會以獵物嘅姿態出現，因為咁先可以降低獵物嘅戒心，就好似有條女層粉成寸厚，你班男人都即刻彈開啦。」

好，明曬。

咁之後嗰句又點解釋？

「咁乜搞嘢可以冇愛架咩？」

冇愛嘅搞嘢，同活塞運動冇咩分別？

「不如我問返你，冇愛嘅抽插同無愛嘅抽插有冇分別？」

你突然咁問，我又真係諗唔到。

對住個啊婆或者舊豬扒就話起唔到機啫，正常對手嘅話都係咁插咋嘛。

「講真好似又真係冇咩分別。」

比你反問一嘢就說服咗好似好柒，但我又諗唔到點駁。

「咁咪係囉屌你！」

咁但係...點解係我？

「個日個場咁多人，做咩要特登搵我？」

我又唔係靚仔，套衫又襯到鬼五馬六。

「你都識講自己係成個毒撚咁坐埋一二邊，擺到明就易搞掂啦。」

咁比較之下，我又好似真係易搞好多。

「咁我而家應該點做？」

資訊量太大，個腦癱撚咗。

「呢啲你自己揸旗啦，佢係你條女嚟架！」

咁又錯唔囉，但係你送佛送到一半走咗去好似...

## 五十.

「唔太道德嗱你，送佛就送到西啦！」

開條咁鬼難行嘅路比我，又唔教我行。

我好叻喇，都係啱陣先啦。

...

..

.

「喂，醒喇先生！」的士佬伸咗隻手過嚟後座拍我。

「Sorry啊。」我坐返直個人：「我係咪瞓咗好耐？」

「冇嘢啊，我都想啱返幾分鐘。」佢點煙。

「我比錢落咗車先？」我問佢。

「你鍾意啦。」佢呼出煙圈：「而家走又得，等我食完先走都得。」

「介唔介意？」我抽出一枝煙。

「你開窗向出面吹。」

我撇低個車窗，然後突個頭出去點煙，吸完一啖就用隻手墊住個頭睇車窗框上面。

「後生仔，有啲嘢嗱。」的士佬透過後視鏡望住我：「你想咪講嚟聽下。」

咁都睇得出？我淨係睇個頭上去咋嗱？

「你點知架？」

「做幾廿年人，識睇少少都正常啫？」

「好似又係。」我望住外面：「你唔會將我的嘢講出去架可？」

「你真係...」佢咳咗幾聲：「你蠢鳩架！你的平民料都唔值錢，你估你自己係許志安啊？」

「好似又係。」我苦笑：「咁我講架喇嗱。」

「講啦屌你！」

「佢哋我話今日有野做，但其實冇。」

「邊個同你講？」

「佢朋友。」

「咁你信唔信？」

啊恩連證據都拎埋出嚟，我好難唔信。

「我信架。」

佢冷笑一聲：「我挑，你知唔知咩係吸引力法則同埋『信則有，不信則無』？」

「你想講咩？」

「你一直諗住嗰樣野，嗰樣野就越會發生，因為你嘅行為同心態都會偏向你諗嗰個結果。」

又係一個的士界哲學家，但我又好似真係袋到啲嘢。

佢冇等我回應佢，直接講落去：「而『信則有，不信則無』就好似啲信有鬼嘅就連大風少少都覺得關鬼事，而唔信啲的就打埋八號波都覺得無咩嘢。」

「你好似識啲嘢嘞，以前高材生嚟架？」我有啲好奇。

## 五十一.

「屌你啦！一定要高材生先可以識啲嘢架？」的士佬比咗隻中指我。

咁又係嘅，大學畢業可以係鸞鳩，例如政府嗰班。

而無讀書嗰班又唔一定咩都唔識，好似李家誠咁都係小學畢業咋嘛。

「咁我想問呢兩樣嘢可以點套用落愛情到？」

我覺得呢個係重點。

我蠢蠢地，建議你直接講埋比我聽，如果唔係我諗到出年都仲諗緊，到時就真係正宗諗樣一個。

「你傻唔係扮架啎！」

我想架咩大佬！

佢彈走個煙頭：「唉，我講啦。」

啲老人家就係咁架喇，死都係要屌鳩你先。

「講嚟聽聽。」

快啦。

「好似啲女人覺得你出軌咁，只要佢覺得你有，佢發個夢都可以係你出軌嘅證據。」

咁...

「如果調返轉呢？」

即係佢覺得我唔會出軌。

「如果佢覺得你係好男人、係唔會出軌，就算佢見到你同個女人翻喺同一張床，佢都會覺得你哋係齋翻覺，呢個就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因為愛情係建立喺信任上面架嘛。」

一段關係入面冇信，又好似真係咩都做唔到。

「咁吸引力法則呢？」

請你繼續講經，幾有道理下。

「好似你覺得佢一定會離開你咁，而呢個你想像中嘅結果就吸引咗你去咩都唔做、唔努力，而最後佢就因為你咩都唔做而離開你。」



都係嗰句。

「如果調返轉呢？」

好嘅話又會點吸引法。

「如果你覺得佢一定唔會離開你，而呢個你想像中嘅結果就吸引咗你去咩都唔做、唔努力，而最後佢就因為你咩都唔做而離開你。」

我有少少懷疑佢係咪播緊同一段錄音。

「兩句一樣架喎師傅。」

除咗前面嗰句，後面有咩分別？

「後面係一樣，所以咁都講明愛情係應該要若即若離先會令你努力。」

多謝曬。

「我明喇。」

都唔知你講緊乜鳩。

## 五十二.

「明就得啦，我接咗單啦。」佢再點煙：「你快啲比錢落車啦。」

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

「好。」我望一望個咪錶：「點解咁貴嘅？」

個價錢差唔多Double咗咁滯，唔洗呃到咁盡啊嘛？

「我屌你啦！你坐得嚟到就要跳錶架啦，架車開住冷氣都燒油架，啲油唔洗錢啊？」

咁又係，坐喺架車到唔開冷氣又真係幾熱下。

「但係我方叫你開啲。」

係囉，你可以唔開架。

「咁你客嚟架嘛，我唔開你就投訴我架喇！」

咁又係，都係唔同你嘈喇。

我拎兩舊水出嚟：「唔洗找喇。」

唔好咁躁啦。

「咁叫唔洗找啊？呢啲係學費！」佢仲躁咗。

咁...唉，駁唔到。

我推門落車，行幾步就返到屋企。

我坐喺床上面碌IG，順便等熱水爐煲好。

你冇聽錯，係「煲好」

我屋企用緊嘅係儲水式熱水爐，俗稱處死式熱水爐。

喺呢段時間裡面，我通常都會打返個飛機。

因為我個人好奇怪，啲性慾一到夜晚就好似花到春天咁開到成地都係。

但唔知點解今日我條鵬同個心一齊好似冬天咁凋撚曬，好似賣魚佬洗身咁款。

我相信而家唯一可以安慰到我嘅就只有啊晴，但佢應該瞓咗好耐。

但係我諗...都可以試下嘅？

我打開Whatsapp，開始喺對話框到打字。

「我想講你今日同我講話你唔得閒嚟嗰陣，我真係唔開心到連飯都食唔落。

因為你係我初戀，所以我真係好想將你介紹比我啲Friend識。

不過諗返轉頭，其實你又唔係突登唔嚟，只不過係臨時有嘢做啫。

我明嘅，搵食緊要啊嘛。

但係你下次可唔可以推咗佢哋，因為我約咗你先。

另外就係...我係你男朋友。

## 五十三.

我唔知我咁諗會唔會好幼稚，但我好想你用多啲時間嚟陪我。

同埋...可唔可以諗辦法比多啲安全感我？

唔知點解我覺得你背住我做咗好多嘢咁...好多對唔住我嘅嘢，又或者係因為啊恩同我講咗啲嘢，所以我先會咁諗。

啊恩今日同我講話你今日Send比我個幅畫一早就畫好咗，仲比埋證據我睇。

所以你幅畫到底係咪真係今日畫？

我唔想淨係聽啊恩啲所謂嘅證據，因為我覺得佢多多少少有啲私心。

比起佢啲所謂嘅證據，我更加信你親口講嘅嘢，就算你拎唔到任何證據出嚟。

我知我咁諗真係好傻，但我更加唔想冇咗你。」

我合理雙眼，鼓起勇氣揸實個傳送制。

我猶疑咗幾秒，最後都係喺原位縮。

我望住個Message由單灰剔變成雙灰剔，然後...

就冇變過喇。

我望住個Message嘅右下角，直到...

「叮！」

個熱水爐煲好水，但個Message依然係藍剔，我估佢應該真係瞓咗。

我擺低部電話喺廁所門口隔離個電制到叉電，之後就揸咗套衫嚟到廁所門口。

明明已經跳咗爐，但我就一直企喺到望住部電話，望下望下就諗返起啱啱個看士佬講嘅嘢。

「其實我係咪應該要信佢？」我自己問自己。

啊睛都Send咗圖比你啦，做咩啫？

呢個時代又PhotoShop又剩咁，個一張所謂嘅證據真係可以代表到啊睛冇呢我咩？

或者，我應該要放低對佢嘅懷疑。

我擺低套衫，之後就拎起部電話Del咗頭先Send出去嘅Message。

佢唔會呃我，你要信佢。

個Message由原本嘅字變成咗「你已刪除此訊息」

唔知點解我覺我咁樣有少少「此地無銀三百兩」嘅Feel，有預感佢聽日一定會問我咩事。

## 五十四.

第二朝剛醒開電話一睇就見到佢Send咗訊息比我，不過就得兩隻字。

「早晨。」

有啲意外，但又唔係好意外，話曬唔係個個都好似我咁多疑。

不如暗示下佢？

「早晨啊，你琴晚好早瞓咗喇？」

循例問下啫。

「係啊，琴日搞咗勁耐，边到一返到屋企就斷咗電。」

都唔知你搞咩搞咁耐。

「係呢你有冇睇到啲咩？」

句嘢好怪，但我諗佢睇得明。

「睇到咩啊？」

算啦，都係直接講啦。

「上面嗰個比我Del咗嘅訊息。」

唔排除Whatsapp有Bug，最常見嘅Bug就係收唔到訊息，但呢方面官方修正唔到。

「睇到啊，做咩？」

咁你仲唔問？

嬲架嗰真係。

「冇啊，你唔好奇個訊息講咩？」

人唔係好鬼死犯賤架咩？

唔係人哋越唔想比你知，你就越想知架咩？

點解呢個女人一啲都唔好奇架？

「你唔係Send錯嘢所以Del嘅咩？」

對唔住，原來係我諗少咗。

原來仲有Send錯嘢呢個選項。

「唔係，我有嘢想同你講。」

咁樣無得賴啦啫？

「講咩？」

睇嚟佢唔知啊恩爆咗料比我。

「你琴日係咪真係去咗畫畫？」

只要你肯講，我就一定信你。

「係啊，做咩？」

咁就得啦。

「無嘢喇，返工先。」

我決定休戰，話曬搵食要緊。

一閃Mon，龍叔就打咗過嚟。

我聽咗個電話：「咁早打嚟做咩啊？」

唔通今日單嘢要出城做？

「今日要去中環個頭啊，我揸緊車入嚟兜你出去啊。」龍叔咳咗兩聲：「你快啲換衫執嘢啦。」

果然冇估錯。

「收到你。」

收線之後我都開始極速換衫、執嘢，暫時擺低呢單麻煩嘢。

對我嚟講，解決煩惱嘅最佳方法就係返工，因為返工會忙撚到我唔得閒煩惱。

呢個係其一，其二就係返工就有龍叔同文叔。

佢哋講嘢雖然鳩到無倫，但丞到我好開心。

# 差別第一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 差別第二日

<https://www.penana.com/user/103219/%E9%BE%8D%E5%8F%94>

## 五十五.

喺龍叔架車上面，我依然都係諗緊佢啲嘢。

我竟然冇辦法好似以前咁一上車就咩都唔記得。

龍叔見我好似死老豆咁款，忍唔住開聲：「搞咩啊武仔？」

「我...」我諗咗陣：「冇嘢啊。」

我驚佢笑鳩我。

男人係咁要面架喇。

佢送咗隻中指比我：「快啲講啦。」

你逼我都唔會講架喇。

「唔要。」

除非你說服到我。

過咗陣，佢停咗架車喺路邊。

「做咩啊？」

你又有咩陰謀？

「我就唔會冒呢個險嘅。」

吓，又有咩險要冒？

「唔明。」

定係你又有方法Chok我講嘢？

「一個人唔開心呢，就好容易做錯嘢嘅，更何況我哋份工咁危險。」

即係話我返工一定要開心？

「邊會啊？我跟咗你咁多年。」

呢啲明明就係經驗問題。

「哼，經驗再好但心情差，都係含撚架。」

唔該說明下。

「例如？」

冇概念。

「一條技術好但心情差嘅女，佢係一定會鳩咁嚟，然後你就鳩都斷。」

我未試過。

「唔明。」

所以唔知。

「我唔理，總之你唔講我就唔開車。」

頂你啊！出矛招都得嘅！

「一邊行一邊講得唔得啊？」

我現正作出無謂嘅掙扎。

「唔得。」

玩到咁絕？

「唉，我講喇。」

我都冇得揀。

「琴日我條女話要畫畫嚟唔到，但係之後有人同我講咗啲嘢。」

就係所謂嘅證據。

「琴日嗰個真係唔係你條女嚟架？」佢用質疑嘅眼神望住我。

講你又唔信。

「真係唔係啊。」

雖然我身邊又真係冇女性朋友。

「咁琴日嗰個係邊個嚟？」

你終於問呢樣嘢，等咗你好耐。

「佢係我條女嘅朋友，都...」

佢打斷我：「都係同你爆料嘅人。」

龍叔果然心水清。

「咁你點睇？」

呢個先係重點。

「我覺得係你條女裝你彈弓。」

點解要咁做？

「咁做有咩好處？」

試到我係咩人？

「唔知佢啊，不過啲女人係咁架喇。」

## 五十六.

有冇咁齲線啊？

「佢會唔會咁快懷疑我啊？」

啱啱先一齊，點會？

「同埋佢個彈弓點裝法？」

搵啊恩嚟係美人計？

「龍叔我閩女無數都覺得條女唔差，換著你呢啲傻仔見到一定精蟲上腦，冇房都拉入草叢執返劑先。」

的確，大部分男人見到佢呢個Level嘅女都忍唔住上。

「但我有分寸架嘛。」

但我唔係嗰種人囉。

「咁佢唔知啊嘛，你哋一齊咗好耐咩？」

駁唔刀。

「你都啱。」

但要試我，唔係代表佢唔信我咩？

「咁話時話你琴日有冇送人哋返去？」

話時話，我哋好似就嚟遲到。

我睇咗睇錶：「不如行住講？」

龍叔睇咗睇電話：「碌柒，最衰都係你條撚樣。」

好似係你負責揸車架啲。

「咁行啦好嗎？」

佢冇答我，擺返好部電話就開車。

「咁你有冇送人返屋企？」

原本唔想。

「最後都係有送，不過係送上酒店。」

聽到酒店呢兩隻字，龍叔即刻用淫賤嘅眼神望住我，仲舔咗舔脷。

「點啊，食得和唔和味啊？」佢用油膩過豬油嘅聲線問我。

你條死淫蟲真係。

「冇啊，咩都冇搞啊。」

我估你都唔信架喇。

佢用一個質疑嘅眼神望住我：「咁做咩要送上酒店嘅？」

人哋叫酒店，唔係叫炮房，唔一定係要扑野先去得。

「佢住長洲，琴晚太夜冇船搭。」

返唔到屋企，唔通叫佢馴街咩？

「咁做咩唔帶佢去你到馴？又要人睇酒店錢。」

帶佢返你屋企啊笨！

「你都癩線嘅！」

都話佢係我條女嘅朋友，而家「妻之朋友即是炮友」啊？

「咁如果你呢單嘢就算做咗都係得當事人知呢？」

咁講嘅話...我都唔知自己會點做。

「我可能真係會上咗先算。」

因為你都講到咁。

「咁咪係囉。」

但係...

「我唔係因為愛去做囉，而係純粹為咗發洩嗰下性慾。」

性同愛分開呢樣嘢喺呢個時代應該唔係啲咩特別嘢啫？

## 五十八.

「咁我點算好？」

我都唔知點好。

「首先，佢個Friend未必係間諜，就算係都係動咗真情嘅間諜。」

動咗真情嘅間諜？

「唔明。」

真係好亂。

「佢爆料比你似係想挑撥離間。」

即係...

「佢對我有啲嘢，同一時間我條女都係背後做咗啲嘢？」

會唔會啊？

「可能係架。」

拍戲都有咁痴線嗰老細。

「我又唔係靚仔，更加唔係有錢佬，有必要咩？」

爭個地盤佬？你會唔會對我太有信心啊龍叔？

「關咩事啫？」

你咁講，我又真係駁唔刀。

連乞衣都有人鍾意，地盤佬有人鍾意有幾出奇？

「咁你想點啊而家？」

我都唔肯定，但...

「我想去自己睇下先。」

但應該點？

「你想去自己睇下？」

係啊。

「有咩建議？」

佢笑住咁擰咗擰頭，似係恥笑緊我。

「今日收好早，你搭入去視察下囉。」

認真咩？

「唔係咁好啱？」

好似好唔信佢咁。

「比佢撞破咪話比Suprise佢囉。」

有計劃架啫。

「咁如果冇比佢撞破呢？」

既然係咁，你就幫我Plan埋啦。

「冇撞破又有見到嘢咪攤牌，冇見到嘢咪直接走或者搵佢食個飯囉。」

唔該囉。

咁我...收咗工就過去啦。

...

..

.

收工之後我冇同班師傅食飯就直接去咗碼頭，費事過到去太夜。

上船嘅時候我拎咗部電話出嚟，打開咗同佢嘅Whatsapp。

我手指停留喺鍵盤上面，有啲想打字。

但開船之後，我都係一隻字都冇打過。

訊號隨住隻船離岸慢慢咁減弱，由五格去到得返一格。

我終於打咗「我嚟緊」呢一句嘢出嚟，但我部電話已經再收唔到訊號。

...



..

.

船泊岸，船上嘅人陸續咁落船。

過咗冇耐，船上面已經得返我一個。

我唔想落船，更唔想睇到啲我唔想睇到嘅嘢。

但可惜呢廿四個七淨係可以坐一程，想再坐就一定要落船出閘。

## 五十九.

有啲嘢唔係你唔想就真係可以唔做，但有啲嘢係你想都唔可以做。

當一件衫穿咗窿，你就應該要去諗辦法修補或者直接咁搽咗佢。

你可能補唔到嗰件衫，但又唔想搽。

然後你將嗰件衫塞去衣櫃嘅一角，以為睇唔到就咩事都冇。

然而你總有一日會執衣櫃，而嗰件穿咗窿嘅衫又會出返嚟。

你以為你處理咗佢，但其實你根本冇處理過佢。

你只不過係收埋咗佢，然後去呢你自己已經處理咗佢。

有啲嘢就算你唔知點處理，你都必須處理。

唔通你將件衫擺喺衣櫃擺到海枯石爛咩？

唔係話唔得，不過就唔建議囉。

...

..

.

我獨坐喺已經泊咗埋岸好耐嘅船上，然後...

我比人趕咗落船。

嚟到呢到，我都冇理由唔去一探究竟。

我離開碼頭之後就根據我依稀嘅記憶去行，用咗一段時間終於搵到佢間鋪，不過就已經落咗閘。

我有啲失落但又唔係好失落，因為都預咗。

條街喺依個鐘數連人影都唔多個，點會開啊？

既然冇發現，我諗我都係時候打道回府。

我行出冷巷，嚟到啊晴返屋企嘅必經之路。

向佢屋企嗰邊望過去，見到遠處有兩個人，應該係一對男女。

佢哋面對面咁企咗喺到一陣，之後就分道而行。

一個向我呢邊行緊過嚟，而另一個就遠離緊我。

我睇唔清楚佢咩樣，但應該唔係啊晴啫？

我冇諗太多，轉身就向碼頭嘅方向行。

我步入街燈照耀嘅範圍，然後仰望星空。

唔知點解，今日嘅我好怕黑。

我踏前兩步，嚟到街燈照耀範圍嘅邊界。

「喂，啊武！」啊晴把聲嚟我後面傳過嚟。

## 六十.

「你做咩過嚟都唔同我講嘅？」啊晴問我。

我都想知我點解要過嚟。

「冇啊，收工想入嚟行下咋嘛，廢事麻煩你啦。」我苦笑：「你開完鋪已經好叻架啦，我仲搵你咪好唔人道？」

我可以搵你，但你唔一定會理我。

「點會麻煩啊？你係我男朋友嚟架啫。」佢踏前一步：「上嚟啦，我煮飯比你食咗先返去。」

唔洗喇。

我退後一步，進入黑暗：「我食咗飯喇。」

唔洗麻煩你，我識自己食。

「咁你而家返去喇？」

唔通呢？

「係啊，我去搭船架喇。」

我走喇，唔想見到你。

「咁我都返屋企喇。」

你係咪漏咗啲嘢？

「你有冇嘢要同我講？」

一啲我想知但未知嘅嘢。

「冇啊。」佢再踏前一步：「我愛你。」

我同你嘅距離就只得半步，但一個光，一個暗。

我唔係想要呢啲。

「哦，係咩？」

你呢句同男人入緊你個講嘅「我會負責任」一樣，可信度係近皺於零。

「你唔愛我咩？」佢扁嘴。

你呢招喺呢一刻同喺喪禮同啲死者家屬講「節哀順變」一樣，實用性係近皺於零，而且仲有啲令人反感。

我愛，但...咁又點？

「愛。」

咁你呢？

「咁就得啦。」

我想知...

「咁啱啱嗰個係邊個嚟？」

啱啱同你一齊行嗰個。

「嗰個係我個客嚟架。」

原來係咁啊。

「但係你哋個方向唔係行緊返你屋企架咩？」

原來你咁好客架咩？

「唔係啊，佢見夜咪送埋我返去先囉。」

原來係我怪錯咗好人。

「咁...你返去啦。」

夜喇。

講完，我就轉身走入黑暗。

然後，你就拉返我入光明。

想點？

你一手拎住電話咁攞住我：「信我。」

「唔洗你送喇，我自己返去。」你對住電話講。

唔好做戲啦好冇啊？

我推開你，而你攞返實我。

我再推開你，而你再攞返實我。

我又推開你，而你嘅眼淚湧咗出嚟。

# 六十一.

「你信我啦。」你耷低頭：「我咩都冇做過。」

然後，一滴眼淚滴落地面。

「你唔好扮啦。」我嘆氣。

你扮撚完未啫？

好撚假啊！

佢用手掙咗掙眼，然後就攞咗埋嚟。

我想推開佢，但我感受到佢啲眼淚沾濕咗我件衫。

我唔忍心推開佢。

佢啲眼淚越流越多、把聲越喊越大，而我件衫都越嚟越濕。

好似...唔係假。

我會唔會真係...怪錯咗佢？

我攞實佢，將手擺喺佢背脊慢慢咁上下來回掃：「冇事喇。」

你喊到咁，就算你真係有做啲咩我都原諒你。

攞咗陣之後佢終於冇再喊，用我件衫掙乾對眼之後就顎高頭粒聲唔出咁望住我。

「做咩啊？」我不明所以。

你咩都唔講咁望住我好怪。

「你對眼好靚。」佢專注咁望住我對眼。

靚個鬼。

「邊忽靚啊？」我有啲無奈。

咪又係眼一對。

「我覺得靚啊。」佢笑咗笑：「可唔可以挨埋啲？我想睇清楚你對眼。」

聽到佢咁講，我就耷低咗個頭，而佢就即刻錫咗上嚟。

比人偷襲嘅我面都紅曬：「做咩啊？」

你比啲心理準備我啊嘛。

「你對眼好靚，因為你對眼裡面有我。」佢用指尖篤咗篤我鼻頭。

你條友啊，兜個圈讚自己都有嘅。

「咁你快啲返去啦，夜喇。」我溫柔咁摸住佢個頭。

我都要返去喇。

佢扁曬嘴、眼濕濕咁望住我：「你唔送我返去啊？」

係啲。

「咁我哋行啦。」我錫咗落佢額頭到。

講完，佢就伸咗隻手出嚟。

我拖住佢行咗幾步就嚟到佢屋企樓下。

佢攬咗我一嘢，之後就行咗去樓梯口：「我自己上去得喇。」

喺佢轉身準備上去嘅時候，我叫停咗佢。

「喂！」

我仲有嘢未講。

「做咩啊？」

我想講...

「對唔住。」

我唔應該懷疑你。

「傻豬嚟嘅，冇事啊。」



## 六十二.

「知喇。」我微笑：「冇事喇。」

我信你。

「咁我上去喇。」佢過嚟攬咗我一下：「唔好再亂諗嘢喇。」

講完，佢就轉身跑咗上樓。

既然佢都返咗屋企，咁我都係時候返屋企。

我好快就嚟到碼頭附近，但我冇直接上船。

唔係因為我想返轉頭搵啊晴，而係因為我見到香港買少見少嘅車仔檔，亦即係流動嘅熟食檔。

一樣質素嘅魚蛋照道理嚟講應該擺喺邊都一樣，但對我嚟講...

唔係囉。

車仔檔喺我心目中就同啲濕鳩打卡餐廳一樣，雖然未必好食但你都係會去食。

你去啲濕鳩打卡餐廳食飯就係為咗拎佢個擺盤嚟影相，而我去車仔檔買嘢食就係為咗嗰一種情懷。

既然咁難得見到車仔檔，冇理由唔買啲嘢食架嘛。

我買咗串魚蛋之後就挨住個欄杆耷低頭慢慢食，食完魚蛋就順便食枝煙。

我食咗下煙，對腳前面多咗個好長嘅影。

我顎高頭望過去，係啊恩。

佢買完嘢食就嚟到我身邊：「點解你喺到嘅？」

點解我唔可以喺到？

「我女朋友住喺到，咁我喺到又有幾出奇？」

男人去搵女朋友呢單嘢好正常啫。

「仲係你女朋友咩？」

點解唔係？

「梗係啦。」

我哋唔會咁易分手架。

「上次唔係比你睇咗啲嘢咩？」

我知你講邊啲。

「我信佢唔會呃我。」

我相信佢啲眼淚唔係假架。

「咁你都幾蠢鳩。」

可能係啦。

「我都冇親眼見到啲咩。」

最多咪同個男仔一齊行，但咁又代表到啲咩？

呢個世界唔係男就係女架啦，最多咪加多個人妖同埋男扮女或者女扮男架啫。

「親眼見到你先信？」

所有嘢都可以係假，但對眼睇現實世界見到嘅嘢無可能假。

## 六十三.

「只要唔係我親眼見到嘅，就有可能係謠言。」

無親眼見到嘅嘢都信先至係蠢鳩。

「你呢啲唔係真正嘅信任，只係你睇到自己呢自己。」

咁咩嘢先係真正嘅信任？

「咁你又有咩高見？」

應該係話你又有咩料爆。

「連證據都Send埋比你，但你都係唔信，咁我可以點？」

你啲證據要偽造有幾難？

不過我好懷疑...

「其實你係咪鍾意我？」

如果唔係你做咩無啦啦走嚟挑撥離間？

仲有你啲日講嘅嘢...真係好令人懷疑。

「你都竊線架。」佢擰轉面。

估到你啦，做到咁明顯。

「扮咩啫，連我都睇得出啦。」

唔好同我睇到做無謂嘅掙扎啦。

「係又點嘞，咁佢真係唔係啲咩純情小寶寶啊嘛。」

你話我應唔應該信一個有前科嘅人所講出嚟嘅嘢？

不過假設你講嘅嘢係真都好。

「咁你唔比佢改過自身嘅咩？」

係人都會犯錯架啦。

做開好人嘅可以突然變壞人，咁做開壞人嘅都可以突然變好人架。

啲人成日都話要比更新人士一個機會，咁所以我都好應該比機會啊晴。

你問我更新人士同啊晴有咩共通點？

更新人士係講緊曾經行錯路嘅人，而假設啊恩講嘅嘢係真，咁即係代表啊晴都係曾經行錯路嘅人。

「我作為最熟佢嘅人，只能講我唔覺得佢有改過。」

你覺得啫。

可能係你對佢嘅既定印象好難改變，而唔係佢冇改過。

「我嘅睇法同你唔一樣。」

不過同你講多都蹉口水。

我揀走個煙頭：「走先喇，有緣再會啦。」

我行咗唔夠五步就比佢嗌停咗：「佢頭先係咪喊啊？」

你仲想點啊？

我睇咗睇錶：「還掂我都未有船搭。」

答埋你囉。

我行返去：「有啊。」

## 六十四.

「傻仔，喊有幾難啫？」

真係夠愛先會喊。

「唔愛嘅話點解要喊？」

唔係愛嘅話，一腳西走我仲快啦。

「魚塘老細係唔會嫌個魚池少魚架。」

我知你想講咩囉。

「但係我唔覺得佢係嗰種人。」

我相信我直覺多過你講嘅嘢。

「你要知人嘅演技係可以去到難分真假。」

其實你係咪睇太多大陸鳩劇？

「你諗太多喇。」

唔好FF咁多啦。

「你有冇諗過你有過嚟嗰陣佢做緊啲咩？」

有係有。

「咁我可以點？」

咁佢都咁啦，我咪信佢囉。

「佢做咗好多你唔知嘅嘢。」

所以係咩？

「佢搞1080P大雜交？」

有隻船喺呢個時候已經差唔多泊到埋岸，所以我都係時候走。

「可能係啦。」

可乜撚嘢能啫，戒大陸劇啦。

「你下次組織完先講啦。」

我講完就轉身走，真係聽佢講多半粒字都覺蹤時間。

「你鍾意信咪信，唔信就收皮啦！」佢大嗌。

你喎，你講咩都喎。

所以就...

對唔住我讀書少，我收皮啦。

我好快就上咗船，然後一眨眼就返到屋企。

真係一眨眼，因為我一坐定就會瞬間瞓著。

我返到屋企就打開Whatsapp同啊晴報到，而佢喺我Send個Message出去嗰下都仲Online緊。

喺個Message右下角嘅單灰色剔變咗雙灰色剔，而啊晴...

都Off咗。

佢都劫喇，係時候瞓。

既然係咁，咁我都唔好理咁多喇。

...

..

.

我第二日起身終於收到佢嘅Message，但呢個絕對唔係好消息。

「我嚟M痛到落唔到床，你可唔可以嚟搵我？」

雖然我係第一次拍拖，但我對M痛到落唔到床呢樣嘢都略有耳聞。

你問我點知？」

我A0啫，我啲Friend唔係啊嘛。

唔係唔想去照顧佢，而係...

我要返工架喇。

就算放咗工即刻搭入去都坐底八點。

點搞啊？

## 六十五.

我真係從來都冇請過假，因為我間公司可以話係長年都唔夠人用。

無計啦，依家個個都飽讀詩書，邊有人肯做埋啲咁搵辛苦嘅工。

同埋就係...我間公司嘅人工低過同行。

你問我點解仲喺到做？

好簡單，就係因為龍叔同文叔。

因為佢哋喺我仲係新仔嗰陣好比心機咁教我，就算我嗰陣成日飲醉酒射波佢哋都冇黷我。

之後可能係因為我想報恩，又或者係同佢哋真係好啱傾，所以我都冇諗住轉公司。

講真嗰句啊，錢呢啲嘢夠用咪得囉。

賺得再多都好，去到最後都係帶唔走。

既然係咁，咁點解唔搵方法去令自己活得開心啲？

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嘢都可以用錢買返嚟，但開心唔得。

你可以用錢去買到一個球，但唔代表你有時間打波。

你可以用錢去Book到一間Partyroom，但唔代表有人同你開Party。

所以為咗要令自己開心，我決定今日要請假。

我打過去龍叔到，而佢都即刻聽咗。

「做咩咁早打過嚟啊？」

梗係有啲嘢啦。

「龍叔...」

但係我又唔係咁好意思講出口。

「做咩啊武仔？」

作返個藉口先。

我壓低把聲：「我病得好嚴重啊，今日返唔到。」



應該過到骨啞。

「咪扮啦，講真話。」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一聽就知我扮。

「無嘢喇，我依家換衫出門口。」

喺我諗住收線嘅時候，龍叔啞停咗我：「係咪你女朋友有事啊？」

你點知架？

「係啊，不過...」

我諗住講話唔請嘅時候，佢又打斷咗我：「你去搵佢啦。」

咁你哋呢？

「兩個人好難搞架啎。」

做唔掂架。

「得啦，我哋會搞掂架喇。」

咁睇嚟我都有拒絕嘅理由。

「多謝你啊龍叔。」

發自內心咁多謝你。

## 六十六.

我換完衫之後就衝咗出門口，一上車就即刻打比啊睛。

「喂，做咩啊？」佢問我。

你喺嗰叫我嚟搵你架嘛。

「我嚟緊架喇。」我答佢。

好快就到架喇。

「你今日唔係要返工咩？」

係架，不過聽到你話落唔到床咁嚴重咪請咗假嚟搵你囉。

「唔係啊，今日唔洗我。」

其實點會無啦啦唔洗我吖，純粹就係唔想你有咁大罪惡感咋嘛。

「咁好啦，你嚟到長洲同我講聲啦。」

好快架喇，等陣啦。

//

我好快就嚟到碼頭，上船之後啊睛就打咗過嚟。

「喂，做咩啊？」我問佢。

嚟緊喇，等多陣啦。

「你一間幫我買碗粥上嚟得唔得？」

你係我女朋友喎。

「梗係得啦。」

買間粥鋪比你都得啊，如果我有錢嘅話。

「咁我攤陣先，你上到嚟揸鐘啦。」

不如你開定先？

「你依家有咁痛嘅話不如開定門先？」

你一間可能仲痛。

「都好。」

開門通下風都好。

「咁你開完門就攤定等我上嚟啦。」我望咗望Mon頂條Bar：「我就嚟收唔到喇，掰掰。」

SMT真係越嚟越垃圾，遲早轉撚咗個台佢。

「掰掰。」

不過我搭緊高速船，所以唔緊要啦。

//

我唔洗九個字就嚟到長洲，買咗碗白粥就行咗上去。

上到去果然開咗門，我入咗去就順手門返。

「你嚟喇。」佢喺睡房跔個頭出嚟。

「係啊。」我行入去將碗粥擺喺化妝台枱上面：「係咪依家食啊？」

佢扞咗扞頭，所以我就拉咗張凳出嚟坐。

「你比個頭我。」我拎起碗粥：「我餵你。」

「好嘢，有人餵！」佢伸咗個大懶腰：「啊，好痛。」

「馴定定啦死人頭。」我撇返低佢。

「好啦好啦，咁你餵我啦。」佢馴返低。

我澤起一羹粥：「擘大口。」

佢就咁馴喺到食殘廢餐，而我大概用咗佢平日食嘢所需時間嘅三倍先餵佢食曬成碗粥。

## 六十七.

「有冇好啲啊？」我彎低身問佢。

佢攬住我，喺我耳邊輕聲講：「有啊。」

佢講完都不忘吹啖暖氣，而我都光速扯咗。

佢伸手落去摸咗下：「你硬咗喎。」

係啊，咁所以呢？

「你條友唔係...」

想衝紅燈啊嘛？

「唔係啊。」佢用手指擺喺佢個嘴前面示意我唔好講落去：「陪我馴陣啦。」

梗係得啦，還掂都請咗假。

我拎起張被諗住馴落去，但就比佢阻止咗。

「唔係馴咩？」

定係你唔比我冚被？

「換衫啊死人頭。」佢爬去衣櫃到拎咗套衫出嚟：「你著呢套啦。」

我望住套衫...

呆撚咗。

「你認真架？」我接過呢套印滿曬蛋黃哥嘅衫：「男人老狗著埋啲咁嘅嘢好咩？」

佢上下來回掃視咗我幾轉：「唔係啊，應該幾得意。」

男人老狗著埋啲咁嘅嘢都得意？你痛傻咗啊？

「認真咩？」我望向衣櫃：「有冇第二套啊？」

比套純白色嘅嚟都好啊。

「真係冇啊，唔信嘅你就自己去睇啦。」佢馴返低。

我就唔信。

我爬過去打開衣櫃，望咗一眼之後就默默咁閃返。

「都係著呢套啦。」我爬返出去：「我去換衫先。」

點都好過粉紅色。

佢拉住我：「你要去邊換衫啊？」

吓？

「廁所囉，做咩啊？」

唔係可以去邊？

「唔洗去廁所換啦，又唔係未見過。」

唔好啦。

「唔係咁好嘅。」

除衫同換衫都唔同層次嘅。

「一係我唔望喇。」佢擰轉身。

咁都唔係唔得嘅。

我順利咁換咗褲，之後就除咗件衫。

佢喺我諗住著衫嘅時候爬咗過嚟攞住我條腰：「跔低啲。」

我無諗太多就跔低咗。

「做咩啊？」

佢冇講嘢，淫笑咗一下就一嘢奶落我粒Lin到。

佢冇講嘢，淫笑咗一下就一嘢奶落我粒Lin到。

「啊～」

我忍唔住嗌咗出聲：「喂呀！」

我即刻著返件衫，避免比佢二次攻擊。

## 六十八.

「咁我哋馴教教豬架喇喎。」我爬上床。

講真，我講完呢句有少少作嘔。

不過我相信情人眼裡出西施，所以我喺佢眼中應該係好得意架。

我合理眼攬住佢，差唔多馴著嘅時候就聽到佢嗌咗聲。

「做咩啊？」我問佢。

無啦啦嗌都有嘅。

佢背住我：「你識唔識磋肚？」

磋肚？

「你想我幫你磋肚？」

我唔識架喎。

「係啊，磋住會冇咁痛。」

咁啊...

「試下囉。」

我將隻手拉落佢個肚到用力揸咗幾下，之後就比佢捉住咗。

「咁大力做咩啊？」

唔小心就大力咗。

「咁要點啊？」

你教下我啦。

「你細細力咁打圈就得架喇。」

我估應該係咁？

我輕力咁圍住佢個肚臍打圈：「啱唔啱？」

聽足你指示架。

「啱曬。」

咁就好喇。

「但係我要磋幾耐？」

我一直磋落去嘅話隻手會跛架啲。

佢諗咗陣：「你磋到我瞓著啦。」

我諗應該唔洗好耐架啫。

我一直維持住呢個動作，而我眼皮就越嚟越重。

//

過咗唔知幾耐，我終於起身。

我睇一睇電話：「原來已經晏晝三點幾。」

我想起身，但隻手比嘢砸住咗。

係啲，啱啱伸咗隻手過去幫佢磋肚。

佢扯曬鼻鼾瞓到成隻豬咁，但起咗身嘅我就有啲肚餓。

雖然我有啲驚拉隻手出嚟會整醒佢，但係我唔想餓死。

我慢慢咁將隻手拉返出嚟，然而佢一啲反應都冇。

睇嚟我嘅擔心係多餘，因為佢瞓得穩到好似死屍咁。

//

我換返出街衫之後就落樓買咗個魚蛋粉，仲跟手食咗幾粒大魚蛋。

睇我返到樓下準備上去嘅時候，我停低咗。

「淨係買比自己食會唔會唔係咁好呢？」我嚟到自言自語。

講完，我就調頭行返去買多碗魚蛋粉。

之後我又諗起佢嚟緊M，所以我就去咗街市。

## 六十九.

我嚟到雜貨鋪對佢進行地氈式搜索，雖然我冇真係揭起佢個地氈。

可能係我搜索得太耐，所以個老闆娘都忍唔住出聲。

「唔好行嚟行去喇。」老闆姦叫停我：「你要搵咩啊？」

直接問你好似好柒，但我自己搵都唔知要搵到幾時。

所以...都係問你啦。

「我想問啲紅糖喺邊啊？」我問佢。

應該淨係要紅糖就得。

「比女仔嘅？」

你點知架？

「係啊，做咩？」

你有咩高見？

「依家冇人淨係落紅糖架喇。」佢包咗細細舊紅糖比我：「呢個兩蚊。」

係架咩？

「唔該曬。」我比錢：「咁仲有咩要落？」

應該係話仲有咩要買。

「你一間去買十片當歸同埋一舊生薑，返到去落兩碗水煲滾佢。」

收到你。

「我想問...」我諗咗陣：「都係冇嘢喇。」

我諗住問佢要喺邊到買當歸同生薑，但我連呢個都要問好似好弱智。

所以...都係算啦。

我轉身諗住走，之後就聽到佢細細聲講嘢。

「依家啲男人冇用架。」



你條友真係啊...

我轉身：「我聽到架！」

講到咁大聲，聾嘅都聽到啦。

「咁你呢個男朋友係唔合格啊，煲個暖宮茶都唔識！」

駁唔...

「我第一次拍拖咋。」

聽到我咁講，佢就擰轉身扮執貨。

駁唔到啦嘛？我贏。

//

我行嚟行去、問嚟問去，仲比人點嚟點去咗一輪之後終於買齊曬要用嘅嘢。

我將煲茶嘅料擺去一邊嘅暗角，淨係拎住兩碗魚蛋粉搵門鐘。

佢好快就開咗門比我：「你出去做咩啊？」

晏晝喇死人頭。

「買嘢食囉，仲有你個份架。」我舉起魚蛋粉。

仲有個係未整嘅。

「你擺枱面啦，我想再馴多陣。」

佢講完就行返入睡房，真係好馴得。

我將魚蛋粉擺喺枱面，之後就拎住煲茶嘅料行去廚房。

# 七十.

我深吸一啖氣：「要嚟喇。」

我作為一個廚房科學家，基本上每次都會將個廚房變成核爆現場，差在冇蘑菇雲飄上天咁解。

而我要煮個樣嘢都會發生變異，變成毒過砒霜嘅毒藥。

不過我諗煲個茶咁簡單應該冇咩問題啫？

//

雖然雜貨鋪老闆娘喺先同我講完點整，但我都係上網搵咗教學嚟睇住整，因為我完成唔記得。

無計啦，我金魚腦啊嘛。

我將啲嘢洗乾淨之後就連埋兩碗水一齊倒咗落個細煲到，之後就開大火。

「大火要十五分鐘。」我用電話Set咗個計時器。

//

「叮！」

十五分鐘過去，係時候轉中火。

「呢個要二十分鐘。」我扭細個火，之後就Set咗個計時器。

//

「叮！」

二十分鐘過去，係時候加紅糖落去。

上面寫話根據自己想要嘅甜度，即係要試味啦。

我對舊紅糖對半切開，方便我調味。

我放咗半舊紅糖落去之後就拎咗隻大湯羹嚟湊起佢，然後就用脰尖試咗下。

「唔夠甜。」

我講完就放埋淨低咗半舊落去，之後再一次用脰尖試味。

「都係唔夠甜。」我拎住同一羹嘢諗咗陣：「落白糖應該都一樣啫。」

我一手繼續拎住隻羹，另一隻手就去搵白糖。

//

我落一羹白糖，之後再試啲一羹嘢。

「唔夠甜。」

以上呢個動作同呢句嘢重複咗幾次，而我都係仲未發現到有咩問題。

//

我落糖落到有啲躁：「是撚但啦！」

我放棄咗調味之後就直接熄火，而啊睛都喺呢個時候起咗身。

佢攞住頭、打住喊路咁行過嚟：「咩味啊？」

你嚟就啱喇。

「有野飲喇。」我指住個煲：「暖宮茶。」

希望煲野唔係太難飲啦。

「你好好啊！」佢攞咗下我之後就拎隻羹嚟湑咗一啖：「試下先。」

佢毫不思索咁將成羹野倒咗入口，然後...

「嘔！」佢衝入廁所。

吓，咩事啊？

# 七十一.

我倒咗試味隻羹啲嘢就跟咗入去，嚟到門口就見到佢緊口。

「做咩啊你？」

應該係冇咩味架？

「你想謀殺定想搞到我有糖尿？」佢用紙巾抹乾個嘴。

咩啊？

「我啱啱飲係冇味架啎？」

一啲味都冇啎。

「冇你個死人頭啊！」佢拉住我行返去廚房：「你自己飲下！」

飲咪飲囉，講到好似食毒藥咁。

我拎羹嚟咗一啖，之後就豪爽咁將佢隊入口。

為咗試真啲，我決定要含住佢細心品味一輪。

嗯

好撚甜啊！

我忍唔住就將啖嘢噴咗落鏟盤，之後直接用廚房個水龍頭漱口。

我全身都喺到排斥緊煲嘢，不自覺咁退後咁幾步。

甜都算啦，佢仲有後勁。

嗰浸甜味殘留喺我個口裡面，搞到我打曬冷震。

「係咪呀？」佢敲咗敲我額頭：「都話好甜架啦！」

「對唔住啊。」我扁嘴：「我唔係特登架。」

我都唔想架。

佢摸咗摸我個頭：「唔緊要啦，煲唔到嘢飲咪幫我搵下穴位囉。」

搵穴位？

「要擻邊個位架？」

等我表演下。

佢行去電腦枱到坐低指住小腿內側：「呢個位。」

我行過去踏低擻住佢指嗰個位：「呢到？」

係就嚟料架喇喎。

「啱呀。」

咁我用力架喇。

我用力擻落去，之後

「啊！」佢彈咗起身。

吓，又做咩啊？

「好痛啊！」佢擻住嗰個位：「做咩咁大力啊？」

吓？

「好大力咩？」

我冇點用力架喎。

「就嚟碎喇啲骨！」

可能係我大力開啱。

「咁我細力啲。」

我試下。

//

「你想幾點返去啊？」佢問我。

我覺得

「食埋晚飯先啦。」我答佢。

係喎。

「你想食咩啊？」我問佢。

我去買。

「我想」佢諗咗陣：「你煮。」

吓？你認真架？

「你想死啊？」

我都唔識。

「唔識咪要學囉。」

咁試下囉。

//

既然佢想我煮，咁就煮下啦。

我嚟到街市行咗幾個圈總算係買到想要嘅食材，之後就返去準備大戰。

## 七十二.

簡單嘅三餸一湯，應該...

算啦，我唔夠膽講。

//

我將啲食材拎去廚房，而佢就沖緊涼。

「嚟啦。」我喺到同自己打氣。

跟住...我成碌木咁棟咗喺到。

「我應該整邊樣先呢？」我諗咗陣：「煲飯先。」

//

我冚埋個電飯煲，之後就撇制開波。

洗米煲飯呢啲都唔算難，跟住落嚟先係真正嘅大戰。

話時話我留低咗啲洗米水，因為我老母以前都會留低佢，雖然我完全唔知留嚟做咩。

女人心，海底針。

唔明，但照做就一定冇死。

//

搞完飯，就係時候搞埋個青紅蘿蔔湯。

我用電話搵咗個睇落都叫對路嘅食譜，之後就開始切嘢。

我好似有小兒麻痺咁款，隻手一路切就一路震。

雖然震到鬚曬線，但都叫搞得掂。

「咁！」

廁所門打開，睇嚟佢沖完涼喇。

佢從後攞住我：「整成點啊？」

真嘢就唔拎出嚟講啦。

「非常順利，行雲流水。」我指住啱啱切完嘅紅蘿蔔：「掂唔掂先？」

我講完自己都想笑。

「你肯定？」佢忍笑。

有咩問題？

「明明就好掂。」我懶係有自信咁講：「佢係完美架！」

佢忍唔住笑咗出聲，而我都仲係唔知有咩問題。

佢拎起其中一舊條我面前轉咗一圈：「你仲未見到啊？」

我諗我見到喇，因為佢黑得好明顯。

「碌柒，我唔記得批皮。」我恍然大悟。

我竟然犯咗呢啲低級錯誤。

「比把刀我。」

我想唔比，但又搵唔到原因唔比。

「喺。」我遞把刀比佢。

睇你表演。

佢接過把刀：「行開。」

我行埋一邊，而佢都開始幫啲紅蘿蔔批返皮。

佢手起刀落，唔洗好耐就批返曬啲皮，仲要切埋其他嘢。

鬚仔筋，佢把刀快到有殘影。

佢擺低把刀：「過嚟啊。」

你仲要我幫手咩？

我行過去：「做咩啊？」

你都搞掂囉啦。